

旧参
I 266
J Y

九十年查均

刊 叢 學 文

以 斬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839803



宅 其 及 霧

以 斬



目錄

霧·····	一
牆·····	九
燭·····	一四
鴿·····	二〇
狗·····	二七
花草的生長·····	三三
叫賣·····	三九
一天的晚上·····	四五
江南春·····	五〇

上山的路·····	五五
給不相識的友人們·····	六三
近感·····	六七
短篇(一)·····	七一
短篇(二)·····	七五
友情·····	七九
旅中雜記·····	八二
後記	

霧

隔斷了衆人與我的是漫天的霧。任是高屋崇樓，如水的車輛，擁擠的行人，一切都不復存在，連自己行走時搖蕩出去的手臂也消失在迷茫之中了。

什麼都遲緩了，嗚叫着，試探地前進。正沾沾自喜這別無旁物的小天地，突然一個行路人會撞到自己的身上，即使是暴躁的性情，也只得按捺住了。

「對不起，碰了您的身子，——」

「不要緊，不要緊……」

「這麼大的霧呵，真是什麼都看不見了。」

只有說話的聲音，待回過頭去，仍是一無所有的茫霧。那只是一個陌生的闖入者，何所用那一點無名的戀戀之情呢？正自呆着的時節，另外一個人又撞上來。

「怎麼能在這兒呢？擋了別人的路！」

又是一個陌生的人這樣地責斥着，爲了那粗暴的語氣，心有點不甘的，就趕上兩步嘴裏也在說！

可是沒回答，自己的這點忿忿之情也無着落了。遮了天，蓋了地填滿了這裏那裏的只是霧。

感到了霧的可怕那還遠在十多年前第一次的海行，夜半爲沉鬱的汽笛所驚醒，一聲又一聲撞擊過來的回音又溶成了一片，那笛聲像是永也不會休止。撲上船身的海浪，乍聞像夏日的急雨，半爲鄉愁半爲驚懼壓得沉重了的心，再也忍不住了，就向那個未睡的老旅人問：

「爲什麼汽笛總是響呢？」

「你不知道麼，那是霧呵！」

他的神態那麼嚴重，反使我不知怎麼樣了。霧，在未離鄉井時也不知遇過多多

少少，從那老旅人的口氣來聽，好像我從也沒有看見過霧似的。

「霧呵，我知道，可是——」

「海行是怕霧的，一來會迷失了路途，二來也許撞到暗礁，巉岩，還怕對面來的一隻船，迎面相遇。」

「汽笛又有什麼用？」

「聽回音知道是否走錯了路，若是有極大的回音，就得停止前進，必是隣近左右有島呵山呵什麼的。如果對面有一隻船來，也知有所趨避。」

「這麼大的海，兩隻船還能相撞麼？」

「人海也許更大吧，巧合的事正多呢！」

這樣地回答着我，我回悔我的多問了。可是我的心却愈益沉重，反側難眠。忍到天明，就急匆匆跑到船舷，望着從海面升起一跳一跳的太陽，天色清澄，水平如鏡，爲陽光所照耀，富麗燦爛，幾乎使人難於睜開眼睛。可是汽笛早已停止它的鳴叫了。

一夜的心悸，已蕩然無存，只是驚異着那潔白的海鷗，不會失在迷霧中，總是在船左船右翩翩地掠波逐飛。

真是因霧而受了傷害，那還是十年前山居的時節。說是山，也並不是飛鳥絕跡的峻嶺，只是在一個古城的西郊，有那麼幾座小山，我們住在山腳下的村落裏。有了山，也有樹，也有流泉，還有潤溪，因為那一段地就是高的，小小的山頂，就摸得着天上的游雲。

我們一共是五個，每天總要攀到山頂去，在那上邊可以濯足，可以躺在松蔭下小睡，或是爬到樹上去摘取不知名的果子，目力好的競數山澗中的卵石。而且還可以遠望城中那些房屋，那些舊帝王的殿閣都成爲那麼渺小，自己就恍然成仙成佛似的。只是爲了自己心胸敞快，更可長嘯一聲，吐盡千百日的積鬱。也不寂寥，山谷自然給來了大些的回音。

在一陣急雨之後，原該好好守在茅舍裏，靜聽不斷的流水聲，不知是誰說了一

句，『走呵，去看洗過的山樹，』就各不示弱地隨着走出來了。泥土的路，沖出來些細小的渠流，微雨濛濛，濕了眉髮。我們並不會撐傘，也沒有草笠，爲雨所揚出來青綠的香氣，洗滌着每個人的心胸。

山徑上，積塵不復存在，石版的細紋都清晰地看出來。誰能想得到終日爲人爲驢子踐踏的長石，有那麼美妙的花彩，那麼華麗的顏色？若俯身下去，細心翫賞，那更像纔經畢事，色彩未乾，留得一份鮮艷深淺碧翠的樹葉，遠近夾映，從葉尖淌下的水滴，會使我們失口叫出：『喂，緊一步，看染綠了你的衣裳！』

走上路是愉快的，我們一面走還一面唱，伏在路邊百足蟲，聽見我們的聲音就避在一旁。轉角處看到乳白的雲氣，鎖了山腰，我們就快樂地說：『看我們跑到山頂，白雲在腳下，我們都是神仙。』

『若是神仙，只有我是，你們不過是同昇的鷄犬。』

我們中的一個這樣說着，就不知哪一個回答：

「是神是仙，到上面纔分曉呢，何必在這裏絮絮不休！到了山頂，還不會喘息定，就看到從那邊滾了來的雲霧。

「跑吧，跑吧，鎖住了路就不能下山！」

可是已經來不及，頓然就迷在白茫茫之中，山徑原是坎坷的，更有石，有荆棘，還有山澗。雖然未經說定，立時每一個人就把步子放小了。

「喂——你們在哪兒呀——」

「我在這兒吶……」

「小還在哪儿啊……」

「哥哥領着我呢……」

「小心點走啊……憲憲……」

「我不是在走，我是在爬呀！」

這個叫着，那個應着，一些音響攪動了這山谷的寂靜，可是沉沉的重霧，仍自垂

鎖。

「哎喲……」

這像是那個要做神仙的人的聲音，立刻就有人叫喊着：

「怎麼回事呵？」

沒有回答，過了些時，夾了小小的呻吟說：

「踏空了！一步，滾了兩三丈高，幸好——」

「幸好沒有跌下去，要不就真做了神仙！」

哄哄應和着的是一片笑聲。

逃出了雲霧的重圍，已經跑到了半山，把五個人都等齊了，第一個人停了半個時辰。再三檢點着不少一個，復向着山下走出。

做神仙的人連腰也跌痛，不能直起身子，別人手啊腿啊的，被銳利的荆棘劃出了鮮紅的血痕，有的把鞋失去一隻，有的把頭撞到樹身上，臉額留下青腫。那個爬着

下來的人，手被百足蟲咬了一口。

仰望着山頂上的雲霧，還是那麼密密疊疊，只惹得人縐眉，誰也不再想到成神成仙。

憶雲說霧，江南的雨後又是茫霧了。我推開窗，霧氣像是擁了進來，我看不見暗黑的夜空，我也看不見每日對了我窗口的那盞路燈。

明天，會是一個晴朗的日子麼？

牆

隔斷了我和這個世界的就是那一堵牆，從還是孩子的時候便深切地感到了。望上去，只是遮斷了的天，就是有美麗的白雲飄過，也會突然不見了；因為只是孩子，所以不會想到另一個院落裏的孩子以怎樣的欣悅來仰望着那一片飄了過去的白雲，也許還拍着手跳着腳，自己却只是爲無限的惆悵充滿了。想到的只是有一天長大了，跨牆來往，不只追尋白雲，也要追着響在牆外的一切清脆喜悅的喧鬧，還有印在我腦裏最深的那株越牆而來結了纍纍果實的樹枝，也要任我隨心採擷了。

我是長大了，我仍然沒有能跨牆來往，留在家中的時節，還是牆圍住了我。有的時候我走在一條巷子裏，徑路雖窄，兩面却都是極高的磚牆，我知道，那是兩座舊日顯宦的府邸，爲了年久失修，牆身有些傾斜了。我望上去，只是一條藍天，也許有好太

陽，可是照不到這地上，牆角下正自長着暗綠的苔蘚。我感到壓擠，好像不能自由自在地喘一口氣，我想着萬一兩面的牆倒了下來呢？我恐懼着，我起始奔跑，人急路滑，我幾乎是從那個巷口跌出來，明亮的陽光，像是一點刺痛我的眼睛。

從此，我不大再想走那條狹巷，對於其他的小巷，也懷着同樣的戒心。只是有一次，在半夜三點鐘，爲了探視一個即將逝去的友人，獨自坐了一輛車，迷茫中車夫就把我拉入了一條狹窄的巷子。我問着爲什麼一定要走這條路，他却有十足的理由說道：不走這裏，就要多走三里路。我沒有什麼好說，我的心跳着，周圍只是黑暗，車燈發着微弱的火光，在意思中我好像還看到友人彌留的面型。

我平安地到了友人的家，友人果然在一刻鐘前便死去了。

記得不到兩三個月我就離開那個城，我起始奔馳，我走過一個城又是一個城，在那一個城中我也未曾好好地停下我的腳來，我只是一個過客，我的心也未會有刻的安寧。

終於，我停下來了，那是我眞的有一點感到疲乏的時節。爲我駐足的城市在若干年前是我所熟諳的，因是更熟諳就更陌生了。最初我就住在一間小房子裏，那間房子離地面有六十尺高。在晴朗的日子，我看到蔚藍的天和對着我窗口的灰色的高牆。陽光照耀着，散發着光輝，一時間使我想到了友人的詩句：「馬德里的藍天。」因爲是下雨的季節，藍天是不多見的，總是在灰灰的牆頭接上去的仍是灰灰的天，雨在飄着，溼了灰灰的高牆。我若是躺着，我只看到平板的屋頂，或是斜飛進來的一點兩點雨；我若是站起來，就看到這一片灰。沉滯的水氣像是凝在我的心上，拂拭不去，使我有無比的悲哀之感。

就爲着這點不快我搬進近郊的友人家中，我有一間安靜的屋子，一條小溪在我的窗下流過。佇立在窗前望出去，是無垠的綠，在極遠的地方，天的藍和草的綠腳接了。那是無比的靜，只是一個人坐在窗下就可以消磨大半天的時光。到晚來溪水鳴蟲，一直伴我到天明。

可是這時光也只短短的兩月，爲了其他的原因，我不得不又投身在囂喧的城市裏。那正是夏天，里巷從早晚都響着不同樣的叫賣。粗嘎的聲音想一下驚倒我，尖細的聲音刺進我的神經。我抬起頭，迎面是紅紅的牆，被炎炎的太陽照着，像是也把煩熱投向我的身上。我忍受着炙烤，我的汗淌着，我的血好像也漸漸地乾了。我心中叫着：

「這怎麼成呢？我只和活在火裏麼？」

可是無情的牆仍自矗立在那裏，而且還像漸漸朝我逼上來，它要烤乾我最後的一滴血。記得有一次我是從床上翻到地下，失去了知覺，把涼水灑滿了頭纔醒過來。

對於牆的厭惡，日以俱增地加深了。我總是記着不去看它，只要來到我的屋子，我就俯首在書桌上，讀着或是寫着；可是每當疲乏罩了全身，像忘記了似地又走到窗前，立刻那紅牆遮住我的眼睛，還像是朝我移來。我就既厭煩又恐懼地急速轉過

了身子。到現在我纔能悟到一個友人告訴我另外一個友人的關係：『在我們的中間，永遠像隔了一堵牆』的語氣是多麼嚴重，我想那牆若也是紅的，又在太陽的照耀下，那他們都該迅速地朝相反的方向逃奔吧？可是我不能再問詢了，因為一個已經跳到新的生活之中，遠遠地離開我們；那一個仍然守着無邊寂寞的日子。

燭

只要燃起一支小小的素燭，它那微細的，像一隻開闔着的眼睛的光焰就能突地劃開了黑暗。更把人的影子，照映得那麼大，那麼長，不只高過了白壁，還鋪在屋頂上。當着它跳動的時節，那龐大的影子也在跳動，一間寂寥的屋子，就此像是很熱鬧了。

記得兒時，過年的時候，廳堂裏總有兩支紅燭的。此外則是祭品，紅緞的桌椅圍套，和不能斷的香火。按俗例，那燭是不能吹滅，更忌爲風搖熄。門外簷下是牛角宮燈，房裏却只是那兩支點着的紅燭，門要嚴閉的。母親早就叮嚀過了，說是出來進去的時節總要輕開輕放，不要弄熄了紅燭，那會引起一年的不祥。自己就爽性不到院中燃放鞭炮，只是坐在那裏，看着那一跳一跳的燭焰，母親看到了就說：「這也好，你就

坐在這裏吧，點完了的時候去告訴我一聲，不要把錫燭檯溶了。」點着頭答應了，又接過來母親特意送了來的菓飴，放在身傍的小茶几上。癡然地呆望着，眼臉漸漸沉重了，終於是一片紅紅的火焰堆滿了眼，還是母親心細出來看到，說：

「怎麼，睡着了麼？」

「沒有，沒有……」

一面應着，一面用力地張開眼睛，母親笑着說：

「去睡吧，時候也不早了，你看兩支燭，就要點完了。」

聽到這樣說，便把眼睛朝了紅燭望去，果然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燃了一指半長。遠處的爆竹稀了一些，下來，晨雞也能聽到一聲兩聲。

「又長大一歲，記着，不能總像小孩子一樣了！」

恍然在耳的這一句話，（也許由於每年的除夕母親總要說的吧，）母親却離開我們一年多了。那也像是昨日的事，我總像聽得見母親的呻吟，和她那一張為病

痛所苦的臉。我更記得彌留時她那一雙閉了又張開的眼睛，看着圍在她身邊的孩子們，總又無望地永遠闔閉了。

猶記母親在世，自己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夜中爲惡夢驚醒了就一面叫着母親一面嗚嗚地哭着。辛勞的母親不顧自己的疲倦，總是一面應着一面劃起一根火柴。她點着了早就放在床前的一支燭，母親的慈藹的臉就在那燭光中顯了出來。她要我說不要怕，不要怕，空下一隻手來輕輕地拍着我的身子，還要問我是不是口渴了，她立刻可以從煖壺裏倒出一杯開水來。原是爲恐懼所折磨的一顆心，安下來了，那是一支燭，一張母親的臉。我知道我還是睡在母親的身邊，沒有鬼怪也沒有虎狼。從被裏伸出手來，抹去尙留在臉上狼籍的淚痕，母親就囑咐着：

『快些再睡吧，明天怕起不來了。』

可是我却起始用小手指在燭焰中穿來穿去，我是那麼好奇，因爲我知道它一點也不能灼傷我。母親再說一遍，我就懇求着再玩一會兒，母親也許真是很疲困了，

她又睡起來。我的興致却是那麼好，再也不想睡；有時候故意把燭油蘸到手指上，求得一些恰不過分的燙熱。再看着小的飛蟲投到火焰上，便把遺骸沉在溶化的燭油中。那時我並不會想到死的悲哀，却覺得它能留下更久遠一些它自己的形像。睡着的母親會突然醒來了，什麼也不說，一口氣把燭吹熄，纔說：

「快睡吧，小孩子怎麼能玩火呢！」

我只得睡了，我凝望着最後黑了下去的燭芯；就又睡到被裏，包着我的只是暗暗的黑夜，和桌上的蘇鐘丁丁的響聲。

我不會數，我並不是不渴睡的。

長了起來的時節，對於燭的喜愛也未減少了一分。最初我不大想得出來爲什麼會喜歡它，正如同我也不大想得出來爲什麼我厭惡過於明亮的燈一樣。後來我領悟了，在燭光裏我所看到的正是我要看到的，強烈的燈光下，什麼都毫不掩飾地顯露出來。就是我不要看的，它們也不知羞慚地爭先觸到我的眼睛，使我忙着躲避。

它們了。

有一節時日，和友人羣住在一間房子裏，過了十二點燈就要熄了，代替燈的就是素燭。那是早就準備好，算計着燈要熄滅的時候就先已點上。在燭光裏我們伏在案上，讀書或是寫字。我們都是遠遠地離開了家，我們也都年青，每望到燭焰的跳動，就覺得胸中那顆跳動着的心。

在節日，我們會添加四支或是八支，要冷靜的房子稍稍顯得輝煌一點，我們也顯得忙碌些。我們有好茶飲啜，和一些零碎的食品，忘記夜已竟深了，人都已睡了似的。離家人該有幾許深的鄉愁，所以常是怕互看那一張臉相，更是纔寫罷了家書。

一直就未曾有爲愛蚊蚋不燃燭之心，到了夏日，那些小小的飛蟲會勇猛地撲了過來。以爲是了不得的光亮，就盲目地飛投其中，送了自己的生命，還把燭台放到水盆中，故意要那些小蟲朝着映在水中的火影飛去，它們以爲那是渴愛着的光亮，却不知道是要淹沒它們的清水。自己若是做爲那些可憐的小生物，當着落到水中，

怕也要追悔起來了吧？也許要想着：『我們要撲滅它，它陷害了我們，它并不是真的光明，它只引誘着我們落在水中。』

却仍是一個人的我呵，還是喜愛着一支小小的素燭的光亮。

鴿

設想在春秋的佳日，天空是一片無邊的蔚藍的海，雲彩像一朵朵的花，被太陽照映得又潔白又明亮，寧靜中忽然響着由遠而近的鴿鈴。有的高，有的低，嘹亮的和淒咽的，使每個聽到的人不得不仰起頭來——呵，那是飛着的鴿羣，自由自在地翱翔，馱了兩翼一身的陽光。

自由原是渴望着的，就嘆息自身爲什麼不是一隻鴿子？任意穿碎白雲，在高處來看這人世；停足於參天的樹頂，承受因風吹動的樹尖的膜拜；飛上矗立了幾千年的古塔，不只聽那鈴聲，更得如意地窺視着塔中的隱祕；更向上飛，達到了積雪的山巔，傲然地立在沒有人跡的頂端——呵，世界該怎麼樣地開展去呵！

還要飛，飛到遠遠的地方，再沒有壓擠的人羣，再沒有含笑的老虎了。向上飛，一

直鑽進了天空的海，那無染的青澄，該能得到盡性的洗浴吧！

若是能知道爲若干人所欽羨，小小的一顆心該更爲快樂充滿了。

徒然地懷了不可比擬的羨慕之心，仍然只和做爲人的樣子活着。一旦來到這大城市裏，不只翻飛的鴿子，連一片藍天也多憑回憶和幻夢纔看得到呢。也許不都是陰霾的天，一抹霧，一層烟，天空早就成爲灰灰的了。這也沒有廓寥的遠天，爲一些對立着的高大建築，切成一條條的形狀。站在窗口，若是不探出身子去，只看到對面的窗口。整個的城終日叫囂着，忙碌，焦急，傾軋，沒有一個人能安安靜靜地喘一口氣。沒有友誼，沒有花，掛滿汗珠的額下，就是一雙瞪得像牛一樣大的眼睛。

這樣，我用出來最大忍耐的力量，過了許多許多日子。

有時候我不能忍下去了，我就會斥責着自己：活着不只是安逸的，這也是磨煉的一種呵！精神的，身體的，還有……

我的住處是北區的一個小巷裏，因爲鄰近大路，從清早到午夜都響着不停的

車聲。每一輛重車過去，我的房子就要顛抖一次，隨着顛抖的是窗門，書架，還有桌上沒有放平的什物。每天下午我出去了，到半夜纔回來，打開門，在黑暗裏摸索着爬上三層樓，（最初是困難的，熟習了以後却一點也不算一回事。）進了三樓的我底屋子。開了燈，坐下去，這時車聲少了，人聲靜寂下去，我起始我自己的工作。

那一天我從樓上下來，經過廚房，正要去拉開後門，忽然看見牆角那裏有幾隻花鴿。三個是花的，兩個是灰的，只有一隻是白的。我的高興相同於一次在曬台上的牆縫裏看到一株小草，我立刻就俯下身去，有兩隻立刻被我拿到手中。

它們是那麼小，它們的身上只長了細細的絨毛，我纔知道并不是我的手法敏捷，却是它們還都不會飛。它們的嗚叫也是那麼細微，若有若無的，如果我不留心，那一定是什麼也聽不見。它們的眼睛閉着張着，溫熱的身子在戰抖着。

『先生，您不怕弄髒了衣服？』

走進廚房的女僕看到了就慌急地說着。

「不要緊，你看它們多麼小呵，多麼好看呵！是你買來的麼？」

「是我買來的，您也喜歡鴿子麼？」

「是的，我很喜歡，小的時候家裏還養了許多，到後來都飛了，散了；可是這，這是誰要你買來的？」

「太太要我買的。」

「太太也歡喜鴿子，真好——你是從什麼地方買來的呢？」

「就在菜市上，多得，很好喫，又補人。」

我的心突然向下一沉，我好像聽見握在手中的小生物微細的聲音，正是在向我申訴：

——我們只來到這世上四個月或五個月，沒看見過藍天也沒看見過白雲，只是養在籠裏。現在我們是就要死去，說是爲了人的健康。

我像不信似地又問着：

「太太也是買來喫的麼？」

「不喫買來做什麼呢，先生？」

她的語氣中好像我是一個愚騷的人。可是那時候我知道我自己有一點呆的樣子，我不知道再說些什麼纔好。兩隻鴿子從我的手中滑下去，它們像是有着重得自由的歡快，立刻追到牆角下那幾隻的羣裏。

我覺得我該說點什麼話了，因為平時我們原是很好的朋友。我跳到小小的天井中，仰起頭來朝三樓問着：她所回答我的話和女僕告訴我的一樣，只是在爲什麼要喫的理由上說得更多一些，最後是這樣結束着：

「……若是沒有什麼要緊事，晚飯在家裏喫吧，就可以嚐到奇味了！」

從她的語音中我知道她說這些話是那麼自然，那麼不動情感；正襯托出我的驚異是多餘的，甚至於是可笑的。

我不再說什麼了，又跨進房裏，於是我就聽見嚶嚶嗚叫的哀音。我急急地走到

廚房，就看見在女僕的手中一隻鴿子已經活拉去一半的毛。沒有毛的皮是紅的，每一根毛都帶出一滴血，那個小生物用了所有殘餘的力量掙扎着，叫着；可是它本就没有多麼大的力氣，它原是一個雛呵！

我幾乎憤怒得叫起來了，就粗聲地說：

「爲什麼要這樣活活地拉呵？你不是想殺了它麼？那麼用刀割也好，用水浸也好，或是用手只一扭，它的頸子就會斷的；爲什麼要這樣活活地幹麼？」

女僕只安然地抬起了眼睛，覺得我少見多怪似的，然後纔平心靜氣地告訴我這樣子毛纔容易拉些而且滋味更好一點。

我不知道說什麼好了，我的心中只在想着：如果我是一隻鴿子，——

那六隻鴿子的哀鳴總是在我的心上響着，多少天我什麼也不能做，什麼也不能想。有的時候我的身上像是有着難耐的疼痛，正如爲人拉着羽毛一樣。

從此在我的回憶或夢幻裏，鴿子不只是在藍天裏自由在地飛翔迴旋，它們

的全身淌着血，羽毛被活活地拉了去，做着最後的掙扎和哀鳴，在偉大的殺戮者的
人的手掌裏。

狗

豢養貓啊狗啊的興致，只是我的姊姊有的，用好話從親友那裏討了來是她，關心飲食沐浴的是她，爲着這些小動物流淚的也是她；自從被遣嫁了，她所豢養的貓狗，就死的死了逃的逃了。就是到了遼遠的X城去，在信中還殷切地問到花花黑黑的近况，她再也想不到隨了中落之家，花花死了，黑黑從半掩的街門，不知逃到哪一方去了。

對於狗，在初小的時候就留下恐懼的影子。記得那是到左鄰的一家去，在那家的後院裏，我還想得起有許多只瓦缸，有的長着荷花，有的養了金魚。把小小的頭探在缸沿，望着裏面的游魚漾碎一張自己圓圓的臉影，是最感覺興味的事。每次去把腿跨進一尺半高的門限已經是一件難事了，纔懷着一點欣悅站到裏面，洪亮的犬

吠立刻就響起來。一隻高大的狗跳躍着，叫着；頸間鎖着的鐵鍊聲混在叫聲之中。它的驃悍勇猛，像是隨時可以掙斷那條鐵鍊，嘴角流着沫，眼睛像是紅的。我總是被嚇得不敢動一步，連返身逃走的心念也忘了，而爲犬聲驚動的好心主人，就會從上房走出來，一面『畜生畜生』地叱住了狗，一面走來領了我的手，還再三地說着：『不要怕，不要怕，牠不會咬人的。』

牠真是沒有咬過我，可是我每次走去，牠總要兇惡地大叫一陣。

『紅眼睛的狗是咬死人的，尾巴垂下來的是瘋狗……』不知誰和我這樣說過一次，就像深深地刻在心中。『……要躲開牠們，咬了要死的。』

已是一個怕狗的孩子，當然更會記得清清楚楚。却有一次，午飯後，許多同學都跑到學校後門那裏去看瘋狗，自己也就壯壯膽子夾在裏面。在那小學校的後面，正是一座小藥王廟，許多人圍了廟前的旗杆。我鑽進去，纔看這旗杆脚下用麻繩綁了一隻黃狗。不大，也不記得尾巴是否垂下，只是被兩三個漢子用木棍揮打。那條狗像

用盡所有的力量想逃開，時時被打得躺在那裏；可是過一些時又猛力地衝一下。牠不是吠叫着，牠是哀鳴，牠的嘴角流着血。相反我所有的記憶，那條瘋狗並不使我恐懼，卻引起我的憐憫。我像哀求他們停一停手，更多的人卻笑着十分得意的樣子。我只能忍着兩隻溼潤的眼睛，又從人羣中鑽了出來。

那條瘦小的狗，牠的哀鳴，牠那流血的嘴，在我的腦子上塗了鮮明的色彩，夢中顯現出來就哭着醒了的時，時候有過不止一次兩次。

「爲什麼他們要打死牠呢？」

想着，問着這同一的話，在撫慰着的母親，只是溫和地拍着身子，一直到又睡着了的時候。

長成了的時節，把活生生的人強制地置之死地的事也，不知看過了多少椿，想來爲着一條瘋狗而流淚的舉動是太愚蠢了。多少年的真實生活，把自己的個性磨成沒有稜角隨方就圓，不知是爲了自己還是爲了別人纔活下去。一天又一天，每天

都是不知爲了什麼忙碌着，可是我并不愉快，連一點安靜的心情也很少有。

我的感覺漸漸地變爲遲鈍了，我知道我所看到和我所聽到的，并不是不移的真實由於惡的天性，由於虛偽，什麼都變了樣。我曾經做過十足的呆子，可是一個呆子，在這個社會上，也能得着一點小小的聰明。

有一次，真的深深地打動了我的還是一條狗，那是當我住在×城的時節。總是秋盡的十月天吧，還下着雨，隨了雨俱來的是透衣的寒冷。我是從友人家出來，近黃昏，原是說好晚飯後纔回去的，卻爲了一轉念間想到早歸，便起身告辭了。友人再三好心地留我，說是等雨停了再走也不遲；可是我知道黃昏還飄雨，總有一夜的浙瀝。不知道那一次爲什麼，我沒有坐車子，便獨自在雨中行走，也許是又記起來忘卻的癖好。街上的人并不多，所以自己纔得十分悠閒地邁着步子。

好像是在一個路口那裏停下來，因爲路不熟，正在想着該順着哪一條路走去。一間破舊的房子正迎了我，響着細細的小狗的鳴聲，低下了頭，就看到破檐下牆根

旁，一條狗臥在那裏，三只或是四只還沒有張開眼的小狗蠕蠕地動着，搶着去喫奶。

那是一條瘦得不像樣子的狗，還在病着，好像再也不能活上兩三天。身上的皮毛有幾處是脫落了，雨又澆得溼淋淋的，半閉着的眼睛已經變了色，艱難地做着最後的呼吸，看得出腹部上遲緩的一起一伏。牠就是蹣臥在那裏，大約還是幾天沒有食物下口了，難得再移動一步。有時候牠的眼睛張開了，眼珠顯得十分呆滯，強自抬起頭貪婪地看看那幾個狗仔，便又閉了眼，垂下頭去。可是牠還不忘記把後腿動一下，或是把腹部轉一下，爲了使小狗能更易些啣住了乳頭。有的時候一條小狗跑近牠的頭部，幾乎是直覺地伸出舌頭來，緩緩地一下一下在小狗的身上舐着。牠卻不記得泥水浸着牠的身子，牠也忘記了即將來臨的死亡！……

我幾乎是驚住了，就站在那裏。有的人從我的身邊過去了，像沒有我的存在；有的人把好奇的眼睛朝我望了望。我自己可是被這景象所感動了，我幾乎要流淚了。我不願意過於柔弱，可是在這偉大的真情下，我怎麼還能止住我的淚呢？覺得慚愧。

了吧，覺得渺小了吧，而在自己，爲了那時母親纔故去不多時，中心更有着難以說出的酸楚呢！

兀自站在那裏，不忍離去，雨是漸晚漸大了，心中在想着牠們該挪動一下了，不然雨水會更多地落在牠的身上，那麼牠更要少看幾眼牠的幼小者。

爲着不幸的狗而沉思着，卻不提防雨水已經淋透了帽子還着着實實地溼澈了兩肩。一股寒冷穿進了我的心，我的身子在微微戰抖着，我不得不再移動我的脚步；可是我的脚步是更遲鈍了。

夜沉了下來，在細細的小狗的嗚叫之中，還有那條母狗的哀鳴。牠是留戀呢，還是怨憤呢；卻難爲人所知了。

我還記得後幾日間我總像聽到那哀鳴的聲音，而一閉起了眼，就像又看到垂死的狗和牠那一羣纔到世上來的子女們。

花草的生長

撒在土地中的一顆種子，它不會腐爛，它要生出繁茂的枝葉，開出美麗的花朵，還要結出累累的果實。全靠了這豐腴的生長的力量，我們纔一代一代地活下來。

對於自身的生長，反是覺得茫然無所知，但是誰不會爲了他物的生長而鼓舞呢？一隻小貓，磚牆縫中的一株小草，在在都足以感動我們，使我們更覺得生之偉大的意味吧！

記得是從入了春就想起來，到了「清明」也許忘了，那就是在我們小小的庭院中種植花草的事。種子早就收集好了，有的是往年結下來的，有的是從友人那裏討來的。不再吹北風了，一冬凍着的土地也柔軟些，當着萬里晴空陽光大好的時節，也看得出從土面上蒸出來的氤氳的地氣，便記在心中：『不要忘了清明呵！』

「清明」前後是下種的好時期，彷彿從很小的時候便知道了。雖然我只是一個不知稼穡的城裏的孩子，大概種花種草的事，母親或是祖母也會愛好過的。所以當着我自己有了了一個小小的院落，我就不會任它荒廢。

一直是記着的，到了「清明」已來真的就忘了。還是僕人問起來爲什麼還不下種，纔恍然地像醒了一場夢，急急地要他掘鬆泥土，他用的是一柄鐵鏟，我却用了手，生怕誤了似地忙着。也許不只是我一個人，還有兩個過路的友人住在我那裏，便三個人一齊忙碌起來。淌着汗了，不能用污泥的手，便揚起衣袖揩拭。

誰能相信那像細沙一樣大小的種子能生出些什麼來呢？有的又是乾枯了，一陣風就能隨之飄舞。有了這樣的存心，我們便更多地把種子埋在土中，很怕什麼也不能長出來似的。

一下午的工作使得腰腿都酸了，以先還記得什麼樣的種子，什麼樣的花，該種在什麼地方；到後來只是任意地埋到這裏那裏，時時會想到：「一月後不過也是一

片平地而已！』

這一天的澆水只好由僕人來了，要一桶一桶地從井口汲出來，倒在地上。十桶八桶好像也不能潤遍，我們就坐到房裏，一任僕人自己去操作。到後來可不是這樣，每天近晚，都是我們自己到井邊去汲水，像有着一點快樂，正如同一個母親把乳汁喂她的孩子。

最大的喜悅還是當我們看到了一莖兩莖細細的嫩芽鑽出了地面，幾乎是跳着了，立刻叫出別人也來看。這裏一根，那裏又一根，每一根都像長在我們的心上。若是春雨濛濛，便是撐了傘也要在院子裏走來走去。可是兩番三番春雨，冒出地面的小生物就漸漸多起來了。終於看得出來這邊是繁密的一堆，那邊還一無所有。

『早知道該仔細一點。』到這樣埋怨着自己的時候，已經是沒有一點用處了。像是懂得更多些的僕人就告訴着，當還小的時候，不妨加以移植整理。

我們就又忙碌起來，那麼細小可愛的生物，我們怎能放心交給別人去弄呢？它

們都是那麼細小，就是自己的手碰到了的時節也生怕傷害了。而繁密處，又常是連手指也插不下去，天上也許是淋着雨，若不是任它落溼了衣髮手臉，便要一面工作着，一面架了一柄大油紙傘。——遮了雨，也加了麻煩。但是我們都很快樂，看到茁長的嫩芽，彷彿自己也該分得一份欣悅。而且在那裏面，不儘只是些惹人憐愛的細芽，也有那強壯如小兒手臂的，頂開了泥土，頭還埋在土中，等待一揚起，便要突長了許多。我們盡心地把它們放到最適宜的地方，要使它們能在這世上燦爛地開一朵花。

記得有幾株大麻，會費了我們許多時候，那是因為它們的根一直很深地鑽到土中。不能傷了它，傷了便要死的。好容易移妥當了，到太陽一出，便萎在地上，像再也不能生長。我們只得忙亂地設法遮住了太陽，澆上更多的水——到夏日一紙窗美麗楓葉樣的搖曳不定的影子，就想到我們的苦心，并不是沒有着落的。

爲了培創泥土，被瓦礫割傷了手指的事也有過，而每日近晚時分，代了慵懶的僕人汲引井水來澆灌，也總要流許多汗的。曾經爲了要一面籬笆的牽牛花，美國豆，

便三個人忙碌到半夜三點鐘的事也有過，但是終於爲夏天的狂風暴雨所吹倒，把一架的紅花白花都委之泥土。

幾株桃南瓜，還是一個朋友辛苦地從城外帶來的，便種在窗下，只草草地用幾根繩引着瓜蔓攀上來。只是葉子還沒有什麼，到了開花結瓜，就使我們十分驚異了，再過些時則使我們憂心，因爲早生的漸漸大了，新生的東也是西也是，細繩顯然要禁不起這個負擔，費許多心，纔又加了幾條鉛繩，到秋日摘取的時節，像樣點的都爲友人刻了字，預定相贈，留下的都是不成材的，也不到三五個。

可是我們并不氣惱，把花朵和果實都爲人取去我們也不會傷心，我們是得着生長的朝氣。一想到在這院落裏，每一刻它們都向上生長，心中自然就充滿喜悅。所以每個早晨，穿了木屐在院落中散步，看看這邊，看看那邊，有新的枝葉新的花朵新的果實長出來了，便會像孩子一樣地跳着叫：「來看呀，又長了許多，真好呵！」

而今住在這樣的一個城裏，看不見泥土，聞不見在空中飄來的花香。花草只生

長在小小的盆裏，在暖室和精舍中，作爲一點點綴。成爲我每日夢想的仍是一個院落，我要忙碌自己，由自己的手培植些花草，要它們到這世界上來，要這世界爲這充塞着的生長的力量所改易。要投下去的每棵種子，都能生芽開花，結出美麗碩大的果子。

叫賣

熟習着不同的叫賣聲，原是孩子分內的事，儘管只是一聲高亢幽長無字的吆喝，或是低悶的嘎聲，清脆的銅碗，響亮的梆子，在小小的一顆心裏，記得都是那麼清楚，不會忘記急急跑到門外，把在衣袋裏響了許久的錢摸出來，換來一些自己所喜愛的食物。萬一那時候手摸了空，就紅着小臉，說：『你等一等，——千萬可不要走呵！』

一轉身，急急地跑到母親身前，哀求着，還答應下次再也不要了，就是母親不情願地把錢丟在地上，也高高興興地檢起來，帶了一點勝利的笑容，跑到門外去。若是母親不給呢，會跑到祖母那裏去，（總知道父親那裏是不必去的。）若是祖母不在房裏，或是她也不給，那麼只得空着手跑到門外，站在叫賣者的面前，什麼話也不說，一面把小手指放在嘴邊，一面兩隻眼睛殷切地望着小櫥裏的一塊糕或是一顆糖，那時

候聰明的叫賣者，會慷慨地一邊拿出來糕或糖，一邊說：

『少爺，您儘管喫，有錢的時候再給我。』

那時候一顆小心該怎麼樣跳動着呢？一面接過來，一面有一點羞赧地低下頭。喃喃地答着：

『明兒給你，明兒一準給你。』

轉過身，走到門道轉角處就急急地喫完了，生怕母親祖母知道會責備小小的孩子就要欠帳。

想到這些，總要經過一段艱苦的回憶的路，童年是遠了，淡了；而今正拋下了青年，踏上中年的邊沿。覺得過於迅速了麼，也有一點惆悵麼；在人的大海裏，不也是浮沉過許多年了麼？走了更多不同的地方，看了更多的不同的臉，一點未泯的童心，使我留意了更多不同的叫賣。被賣的不只是稱斤論兩的貨品，賣着自己也是一樁平常的事。立在街角低着頭魁梧的漢子雖然不作一聲，插着的一根十字草標，就爲他

大聲地叫着：『我是來賣我自己呀！』怎樣討價，怎樣還價呢？更怎樣誇說貨品的優良呢？這都是我不敢想的，也無從想的。可是在芸芸的人海中，有的還賣着自己的靈魂。在先總是一付謙恭的臉：

『先生，您要買多少？』

『啊啊，怎麼，靈魂也可以分開出賣麼？』

『是的，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三也好賣呢！自然，如果您要是整個的買主，價錢會更公道一點。』

再下面也許就該是論價了。賣者討了兩百，買者還了五十，小小的爭執，小小的辯論，結果是一百二十成交。這是買了整個靈魂的價目，沒有一點偷竊。於是這個人爲了履行信條，從此就爲那個買主活着了，終日恍恍惚惚，邁着空虛的大步子，依了別人說話，面色陰沉；只過着可憐的日子。

也還有大聲的叫賣，只是引不起成年人的注意來了。喧囂的市聲把什麼都壓

住，而且還吞嚥下去，不要來笑那大張着的嘴，原是有聲音的，却沉沒在更大的聲音裏。

但那却是一個充沛隆大的聲音，高過所有的市聲，從街的這一端到那一端，沒有一個人不爲這高亢的叫賣所引住。

我也停住了腳，下午四點鐘的陽光，正把人的影子映得和身長一樣。我好像是先看到那長了別人半尺的影子，纔仰起頭來看那大漢的身材。

他是高大的，雄壯的；可是顯得老了一點。他的身上掛了一個布袋，那裏面不知道裝了些什麼。他叫了一陣停下來，從那袋裏摸出三兩個紙包，等候買主；可是那些人只是好奇地望着他，沒有一個人來買，他望望這裏又望望那裏，他又大聲地吆喝起來。

站在那裏的我，想沉下心去聽出他的字；可是我顯然地失敗了，我只看見額上冒出來的汗珠，正反映着小小的閃光。

當他再停止的時候，他用手帕擦去額上的汗，用失望的眼睛望着人羣，人羣并不會爲他感動一點，趕路人早又拔起腳走了。

留下來的只以好奇的眼望着他，那身材自有他的威風，可笑的手勢惹起人的興趣，哄然地笑着；可是這對照引起我更深的悲哀。他又唱着，我好像聽出來是這樣：

『我賣我自己呀！

哎……啲，哎……啲

請你不要笑呵，

笑我的樣子惡醜。

我是來賣我自己，

哎……啲，哎……啲，

不要只看着我唉，

快伸出來你的手。」

這樣的一個叫賣者，我遇見了不止一次，有的時候我正在樓上，我也要站到小小的露台上望下去。我始終分辨不出他的字句，可是他的聲音加上我所想的字句，總是淒涼地沁入我的心裏。是壯士的窮途吧，是潦倒的懷抱大志的人吧，爲什麼我會在那嘹亮的聲音裏尋出悲哀的成分？而且每次他來到這街上，太陽已沉向西方，把他的影子投射得愈瘦愈長，終於沉在夜色裏，不知消失到哪裏去了。

他的叫賣是失敗了的，他沒有知己的顧客，他終日用那高亢的聲音叫喊，却沒有一個傾囊相助的人。他只由過路人手裏偶然接到一分兩分錢，從那布袋裏掏出些什麼交給別人。

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我仍是一個孩子，這叫賣聲是不是也能打動了我，跑到母親的身邊哀求幾個錢呢？我很難回答，也許因爲我已是一個長成的人了。爲了已經成長，纔在那叫賣聲裏觸到了悲哀。

一天的晚上

那天晚上我很早就睡到床上去，又是一天，當着我走向所住的地方，在那一條最繁鬧的街上看到了那二十二層高樓的尖頂刺破了沉下的太陽，我已經覺到了。那高樓的陰影，就漸漸地大起來，不止遮住了那一面街，好像整個的城，都爲它掩住了。

在這城市中，雖然有多少盞燈的光亮想來代替沉下去的太陽，却沒有用。黑暗的夜黏住了每個角落，還染烏了每一顆心，『這是夜呵，這是夜呵！』許多人暗暗地這樣叫着，許多人已經在盼着黎明和新生的太陽。

我睡在床上，并不疲乏，也不困倦；可是我關了燈，躺在那裏。也許自己以爲這樣是舒適的，便任性地做了。而且我還想到這一天我走了許多路，說了許多話，也想了

許多，——我該休息了。

黑暗死死地抓住我，我什麼都望不見，在我的心底，忽然湧起了被丟到驀生地方的恐怖。我的心立刻急劇地跳着，天邊的閃光，從窗口透進一點來，照亮了我所熟悉的屋角，我就想到我還是住在這裏，我還是活在我所習見的人羣中，在厭惡中尚有些微親切之感，我的心纔稍稍安下一些來。於是我想到我還是躺在每夜都睡的床上，新洗的被單還有着一點微酸的漿粉味。形成我的住室的四面灰灰的牆壁下，那棵獨枝的冬青樹，必然還是安靜地站在那裏。近我的床，仍是我每天伏身在上面的書桌，——那上面有汗水也有淚水。我的書，我的紙，我那心愛的小陳設，雜亂地佔據了我的桌子，我的一枝筆，青色的，顯得污舊蒼老了，這麼多年它代我說出來我所要說的話。

我的心卻沒有能全然安息下去，大大地張開眼睛，什麼都看不見，我會想到我的眼睛已經失去了功用。我的心一起一伏地動着，它已經爲大大小小的情感播弄

了近三十年，以爲總要安穩一些了，却再也想不到成爲更易顛簸的。

我起始探索，什麼樣的事情又使它紛亂了呢，我一點也不知道。雜亂的情緒，不容我理出沉靜的思路來。我的頭腦昏漲，又像是爲什麼抓得苦惱地疼痛着，像往日一樣，鄭重地問着自己：

『我是怎樣度過了這一天？』

幾乎每天我都問着這同樣的話，想到回答，我就更爲苦痛。每一天的我都是十分忙碌地過去了，可是我做了些什麼應該做的事，說了些什麼自己願意說的話？我看到了許多，也聽到了許多；可是當着我張開嘴來的時節，我就什麼也不能說。是的，我不曾說出了我要說的話，我忍受着這難耐的窒息。一任我的激情在胸中澎湃，却流不出來，有時候我就憤慨地叫出來！

『除開了吞嚥飯食，我的嘴就沒有別的了麼？』

當着這樣叫的時節，就有一張大手蓋到我的嘴上，暗中有隆大的聲音吼着：

『爲什麼你要喊叫呢，你喊叫能有什麼用？』

我像頓然被驚醒了，想到我的喊叫真的一點也沒有用的。我能任意大聲喊叫的時候，總是我一個人守在房中，聲音撞了牆壁又折回來，仍然是來到我一個人的耳中。我自己還不知道我自己麼，我的喊叫有什麼用呢？

我只有忍着，只有忍着……

往古的人常以忍耐來教訓我們，我却是那麼不中用，只要想到忍耐纔能活下去的時候，我就又感到窒息的苦痛。我都不能再安靜地躺在床上，我坐起身來，把腳套在拖鞋裏，我開了燈，起始在那斗室中來回地踱着。我的住房是那麼小，只有三步或是四步，我就得收住了脚步，轉過身子。我的脚步是愈踱愈快，突然就猛烈地撞在牆上，我的頭噹地響了一下，我的整個的臉都像被撞平了。

在鼻子的下面，像有什麼流出來了，我把手摸上去，纔看到那是紅色的血。

『那是血，那是血……』

我並不覺得疼痛，在極度的興奮中我失去了感覺。只一些時就染紅了我的手，我的心在跳，我的血像泉水似地流出來。

『我還有鮮血，它是那麼紅又那麼熱。』

我喃喃地自語着，我的心反被歡快充滿了。我的腦子重又覺得清新，洗去了一些沉滯着的不快。

拉開門，我走向涼台，極目北眺，燒紅了半面天的是萬千盞燈光。爲什麼不是一叢火呢？我的心中這樣想着。我想若是火就該好得更多，能燬掉些什麼，又重新生些什麼。

血已凝結了，不再淌下來，開了燈，對着鏡子就看見血污的上唇，衣襟上也濺了兩點三點。並沒有想到洗滌，就又睡到床上。我快活地躺在那裏，閉了眼睛，我想着來日一定有好太陽——閉着的眼睛也覺得一片紅，因爲忘記關閉的燈的照映。

江南春

『……想江南春早，畫裏夢裏，早就是一片嫩綠的草原和紅的黃的花朵；我們這裏却不同了，寒意仍是濃的，還吹了兩天狂風，捲來了戈壁的黃沙。這是你想得到的，但不會夢得到……』

展讀着住在北方友人的來信，纔覺到季節的變遷，就暗自低叫：『呵，呵，已經是春天了！』

怎麼能知道是春天了呢，當着讀信的時節，拿了信的手指還爲濕寒的水氣凍得紅紅的，到了晚間，也一定要生起火來。偶然不慎，少穿了衣服，深夜歸來，就被風寒侵襲得連身子也要抖着。也會引起過輕微的傷風感冒，雖不十分嚴重，却更使自己知道謹慎一些。

有過一兩天燠熱的日子，那不是春煖，更沒有想念中溫煦的風，那幾乎是炎熱了。行路人的臉上淌着汗，倉促得還不會來得及換了衣裝，許多人就敞開衣領，用帽子呵新聞紙呵當做扇子用。嘆息着，抱怨着天不該這樣快就熱起來。金屬的器皿和玻璃上，都附着細細的水珠或是水氣的霧暈，人的呼吸也像是覺得有點困難的。

入晚，天就起了風，震撼窗門，還捲走了窗前的竹簾。不知誰家的衣衫落到我們小小的天井中，可是我們的衣衫，沒有來得及收進來的，也不知道飄到哪裏去了。料想中的一天好星斗，不見了一個，坐在窗下，只看到鋪滿天空的發着一點紅的濃雲。我知道天像是就要下雨了，但一直到我睡的時候雨也沒有落，風却是不會休止。不知誰家嚴閉着的窗戶，突地被吹開了，撞擊着牆壁，發着使人厭煩的噪音；清脆地響着的時節，那就是有的玻璃震碎了，紛紛落在地上。

夢中的天地却飄着濛濛的春雨，記起了不知在哪裏見到騎在牛背上披蓑衣吹橫笛的牧童的畫景，彷彿就展在眼前。而茫然間自己就像是那牧童了，雖然自己

原不會撒笛，也從來沒有騎過水牛。夾在細雨裏的是桃紅，點破塘面的是多姿的垂柳，花的香氣和土壤的香氣足以使人沉醉，我像睡着了，待醒了來，纔知道還是人在斗室中，窗外雖是落着雨，沒有花香，也沒有春景，填滿我的窗口的，仍是別人房舍的灰牆，淋了雨水，有的顯得深些，有的顯得淺些。

寒冷像是更重了些，醒來時身子是蹣曲着，貪戀着被的溫暖，不情願匆匆爬起身。終於還不得不起來，因為這一天我有預定的一些事。

走在街上，浸透了鞋的雨水是冰冷的，握着傘柄的手也是微紅，拉起外衣的領子，自自然然地就把頭縮着。

這一天的雨沒有停過。

近黃昏，我走向友人的家中。雨點像是漸漸地大了，打着我的傘發了更大些的聲音；待仔細看時，原來不是雨了，是細小的冰粒。

『呵，這時候，這時候還要下……』

友人的家使我忘記了一切，我們談着一些事，輝耀的燈，安適的房舍，一杯熱茶，要我什麼也記不起來了。走出來時，纔看到翩然飛舞着的雪花。我幾乎是叫着：

『真想不到，冬天也沒有下過。』

『是呀，這是什麼樣的天時呵！』

送我出來的友人也驚訝地說，接着便好意地留我一宵，說是沒有什麼人在家等待，就不必一定在雪中奔波。我謝謝友人，仍自一人走了。

愈行我的傘的重量愈增，到了家，黑傘已變成了白的。把傘放在下面，上了樓，窗遠矚，許多屋頂都是白皚皚的。回望壁上懸着的日曆，正有說明這個月分的季節的剪影畫，那是燕子，茁長的花和花的心。

過些日子，我得了機會伏案回答友人的來信，便寫了這樣的話：

『……誰知道春天來過了沒有呢？一天熱，又一天冷；玉蘭說是開了，爲我們看到的只是殘敗的花瓣，冷落地躺在地上，不是焦枯了，就起着黃色的鏽斑。

有的時候是夏天，有的時候又是冬天，雖然沒有黃沙，却落了一場雪，我告訴你，
在江南像是也沒有春天的……」

上山的路

憶香山之一

纔玩味過夕陽中萬壽山美麗的遠影，心神都十分舒暢，就覺得車行是慢下來了。那正是夏天，爲了要得兩月的清靜日子，纔想到去香山，那邊已經有幾個朋友租下了房子。一個人，兩件箱篋，都堆在一輛洋車上；本來想再叫一輛車的，那個車夫爲了貪圖一點錢，就自告奮勇地說：

『先生，您上去吧，這算不了什麼；我一個人送您去就成了，到了地方您寬寬手就成啦。』

覺得不必一定十分固執，就聽從了他的話，把自己和物件都放在一輛車上。在平時，也要一小時的奔跑纔可以到達，正是雨後，想着至遲一點半鐘也就可

以到了。

前一段石板路，只爲雨水沖得更清瑩些，車夫以迅速的脚步跑着。坐在車上的我呢，也悠閒地倚着車身，看着雨後更青翠的沿路樹木，還嗅着浮滿了空中的草木的香氣。城市中的污濁使我不能耐了，這新鮮的空氣像洗滌了我的內臟，通身都清澈了，自自然然地好像要唱出些什麼來。

我並沒有唱，我記不得什麼歌，轉了一個灣，我是被抱在溫柔的夕陽的懷中的樓閣亭山的美影所懨住了。閃着光的是黃色的和綠色的瓦，在一抹雲的細帶沒有鎖住那裏透出了朱紅的廊柱，一樓一台地連亘着，使人記起了若干年前帝王的豪華。孤立在一傍的小閣像關着些哀怨的故事，不爲人知地立在一座小山的頂上。一天灼紅的好雲彩又爲這景物描了好背影，盡情地烘托出它的美麗，它的殘留的光輝，也像對夕陽一樣地感嘆着此景不常了。在這時候，我就覺出來車夫是一步步地走着。

我看看路，石板早已盡了，雨水把灰土和成了泥濘，兩只車輪都在那裏面轉着。
『泥太多了，是不是？』

『不算多，』車夫回答着，順勢站住，把手在臉上抹着，我也看到他背上已經滿了一顆顆珠子樣的汗水。『這是上坡路。』

他又繼續走着，我就看到他背上的肌肉動着，手臂上的也凸了出來，他的頸子一直伸向前面。

『要走多少上坡路呢？』

『多着哪，從這兒起，就一步比一步高，本來是麼，要上山，總得走上坡路，誰也不能平空拔起來。』

『平常也這麼費力麼？』

『也是這樣，好點有限，像我們這樣的人，不賣苦力氣就賺不了錢。』

『那麼，那麼——』

我的話還沒有說出來，他就接過去說：

『您放心，老陽不落準趕到山上，誤不了您的事。』

我並沒有逼他快些的意思，而且我也沒有什麼事，只是被他說起了就覺得早些到也好，因為第一次走這條路，怕黑了天就摸不着路。

他好像用兩倍的力氣來拖着車和載在車上的人和物件，脚下又是滑濼的泥路，我的心不能安下去，就吩咐着：

『喂，你停一停——』

他站住了，把頭轉向我，等待着我的話。我就又說：

『你放下車把，——』

顯然地這引起了他的疑懼，他也許想到我嫌他過於慢了，引起我的不滿，他就不那麼順從聽我的話，生怕我會不要他的車子。可是我抽出壓在下面的腿，一下就跳到了路上，爲了過於滑的地面，我幾乎跌了下去，我抓住了車身，就又站住了。

『好了。我幫着你推吧。』

立刻爲我看到的是劃開了一片疑雲的臉，那麼純樸地笑着說：

『不要緊，您看您的鞋都髒了，這可怎麼說！——』他試着走上兩步，又說：『倒是輕鬆多了，可害您多走一段路。』

『我不怕走路。』

『要說呢，這年月是和往年不同了，上學的先生們都不像從前那麼嬌生慣養的，抄起什麼來就是什麼。』

『什麼都不見得在行就是了。』

就如我自己，說是要來幫着他，只有在他的車上減少我的重量是可信的，至於能否助他一些力氣連自己也懷疑起來。因爲泥濘，連脚也邁不穩，有的時候爲了避免傾跌，我還把手按着車的布篷。突然加上去的一點重量，使他的車把向上揚了揚，微微回過頭來，他顯出一張和善的笑臉。這樣，在我心中升起的一點不安，很快也就

平靜下去了。

「這路沒有人修麼？」

「年年修，您要是坐汽車，還得上路捐呢！」

「有人修還壞到這樣！」

我感嘆似地說，順手抹一抹臉上的汗。

「修也就是那麼回事，春天修了，加點土，加點石子，一場伏雨就都完了。」

正自高興地說着話的時節，後面有一部汽車追上我們，從我們的身邊駛了過去。它迅速地超越了我們，飛馳着的車輪帶起了污泥。濺到我的身上，手臂上和臉上。我仰起頭，還瞥見了汽車後面玻璃窗裏的女人的臉。她們在笑，在她們這也許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

我憤怒地叫了一聲，我的車夫就回過頭來搖着他也是十分狼狽的樣子，可是他卻心平氣和。

『那不是乾着急麼？我們也不能追上去，把泥塗在她們的臉上，——再說，就是塗到她們的臉上也沒有什麼好處。』

他一面說着，一面停住了用手掌抹一抹臉上的泥點，我也照着他的樣子做了，可是當着我弄到我的衣服，他就說：

『那別弄，等乾了，一樣，自己就會下去的。』

我們又走着，走了些時候，他就說：

『先生，您看，我們就要到了。——』

他一面走着，一面朝北指了指。

『那就是烽火台，當年怕韃子來搶的，大宋朝代，楊六郎還在那邊駐過的。——』

『前邊就是香山了，南邊點是西山，八大處，這邊兒您看，那是靜宜園，上面還有雙清別墅，景緻好着呢！那邊的碧雲寺，過去那邊就是臥佛寺，望上走有鬼見愁，黑龍潭，那纔叫險哪！』

我望着，一面大山已經迎在我們的面前了。它威嚴地坐在那裏，遮去了夕陽；可是在它的陰面上，看得到更黑一點的地方，那就是樹木的林子。山中的燈火已經疏落地亮起來了，被風吹着的樹影一閃一晃的，就好像忽明忽滅，寺內的鐘聲也隨着風吹送了過來。

路線是更陡了，我們都用着氣力。他還說：

『再用點力，我們就要走到了。』

『我知道，我們就要到了。』

我應着。我的心爲莫名的喜悅緊緊地抓住了。

給不相識的友人們

紀念魯迅先生

……那晚上，我們是同被遺留在黯黑的墓場裏。當我們一面唱着安息歌，一面抬了沈重的木棺，天不是已經黑了下來麼？到我們看到木棺安穩地放進墓穴時，那幾乎是人影也不辨了。

夜是從高大的樹頂上漸漸沉下來的，在低微的啜泣聲中，人也移動着脚步散開了。秋天的風掃過了樹的枝葉，更掃過了我們的心。我們是失去了些什麼，這許多天來我一直是如此。我記得纔聽到魯迅先生死去的消息，我的心就感到空虛，所以我跑去告訴×的時候，我竟像說不出話來。我看到魯迅先生的遺體，我還以為他不過是安然地睡着，我時時想他還要醒來的。這幾天內，他未曾醒，他只是安靜地躺在

木棺裏，被我們葬到土中。我知道他從此不會再醒轉來，而我的悲哀，是更深更重了。

我有一點留戀，可是我說不出來；我總記得那麼一個和善的老人，那懂盡世故而只以好心待人的長者，一個勇敢的有氣節的戰士，一個不苟且的工作者……我什麼都忘記了似地在那裏默想，到我覺得再沒有一點聲音的時候，身邊已經沒有一個人。我就急急地順着路徑走出門，在那裏我又遇到四個友人。他們驚訝着我還沒有離開，而更使我們驚訝的是暗夜中的你們一羣。

你們還不會走，當其他的人都已散盡了的時候。天是更晚了，你們都又要回到極遠的地方。也許你們十分疲乏了，饑餓了；可是那裏再也沒有人。你們說需要立刻回去，因為再遲些恐怕門就上了鎖。你們喊過車子，可是沒有來。於是有人喊着了：『我們走吧！』但是你們并不識路。有的說是該向右，有的又說是該向左。那條路又是那麼僻靜，連路燈也沒有，這裏那裏響着的只是秋日的鳴蟲。

『我們不能空站在這裏，我們得走！』

當你們又茫然失措他停在那裏時，有一個人喊了起來。

『好，我們走！』

你們齊聲應着，可是你們沒有一個知道該朝哪一邊邁開脚步。當你們正在猶豫的時候，恰巧一輛大汽車來了，你們就都擁上去，我們呢，我們也再沒有其他的方法，雖已沒有座位，只好上去站到裏面。這我纔看到你們的臉，你們都很年青，男的和女的，有二十幾個，你們立刻就起始歌唱。我低低地問着你們中間的一個，我纔知道你們是××書局的工人，因為敬愛景仰魯迅先生，從楊樹浦走到膠州路，又從膠州路走到墓地。

『……先生，你不知道，我們的管理不許我們來，我們都是偷偷跑來的，有的是排版部，澆版部，印刷部，裝訂部……每一部都有兩個代表。』

這也是那個人告訴我的，而且他還和我說魯迅先生是不死的，他的精神留在你們的心上，爲了紀念他，你們只有努力，順着他所指示的路向前進。

當他說的時節，他的眼睛放着熱烈的光，我頻頻地看着你們的臉，我知道你們都能說出這樣的話來。我是大大地被感動了，我只能點着頭，表示着無言的欽敬。我知道在你們的心上，魯迅先生是真的不會死。你們絕不是那一面捻着鬚鬚，一面搖搖擺擺雄山羊似的人物，你們也不是準備好了言詞早就等在那裏的漂亮的演說家，你們只有熱烈，向上，不屈辱的心，最初是浸在深沉的哀傷裏，隨即想到當前的工作與決心，你們不會忘記，你們不屈伏，不妥協，也不寬恕，你們承受了魯迅先生的偉大的精神。

在短短的相遇中，你們給了我極深的印像，更是離別時熱誠的揮手。你們的手將拉起許多人來，要他們也走着同一的路。

我追悔不會問過你們的姓名，在中國該多有些像你們那樣的青年，讓我們大家來記着魯迅先生，讓生前的魯迅先生的精神在我們大家的心上永遠不死……

近 感

幾日來連市街也變得沉靜了，縱然有紅的和綠的燈光，也有街車在奔馳；可是沒有人，只要到了九點鐘的時候。

我就是住在這裏，嚴厲而沉滯的空氣幾乎要使我窒息了。一向喧鬧的里巷也靜下來，我仍然是住在頂樓裏，望着外面遠處的景色。什麼都和先前一樣，高聳空中的霓虹塔還是傲然地各據一方，我想得出那下面有着無數享樂的人，他們沒有記憶也沒有遠思，他們只知道當前的安逸，而且他們想到了我們所住的區域就是要打一個寒噤，却只记住了不要踏到這上面來。

許多友人都勸過我暫時住到他們那裏去，說是不必固執着而遇上了什麼不幸的意外。一個友人說到近日來我的住處，還驚訝地問着：

『怎麼，還可以住下去麼？我真沒有想到。不會有什麼危險？唉，照報紙說起來，那可真……』

至少我可以告訴他，我還是安然地住在那邊，許多人都安然地住下來。只是當我每天從我的住處走出來，總是深深地低下頭，我不去看，我知道看了的時節我將忍不住我的憤怒。那是徒然的事，因為我只有兩張空的手。

但是車奔馳着，靴底的鐵釘踏着水門汀的邊路發着響亮的聲音，有時候刺刀反映着太陽的光，會引得我抬起頭來，於是我所看見的是那樣的臉——在哈爾濱我看過，在奉天我看過，在北平我看過，在天津我看過，在這裏我又看見了！

『這是我們的友人！』

一個大而空洞的聲音時時在吼着，我想：『也許是的，那麼字彙該重寫過，友情也就不足珍惜了。』

我還是往前走，漸漸地有一條河迎在我的面前，望到河的那面去，我纔看到活

着的城市。（說是活着，也是半麻木了。）

我仍然走着，走上了那座橋，在橋的中間我遇到了一個相識的人，他提示似地告訴我十月就要到了，十月的第十天，就是我們的國慶日。

看到了我不十分熱中的樣子，他又說：

「……該紀念的一天呵，難說你忘了麼？」

「沒有忘，沒有忘……」

我一面低低地應着，一面繼續着我的路。我是在想着的，我想用盡了我們所有的忍耐與鎮靜，也不能把快樂掩住我們的悲傷。

在我們的臉上，這裏是恥辱，那裏是割痛，而我們的「友人」不知要在那上面，還塗抹上多少新的恥辱，給我們多少新的割痛呢！難說我們只應記住那小小的光輝而忘掉這一切了？

「不，不，血的債是要血來償還的！」

一個洪大充實的聲音應着我，我停住了腳，張望着，想尋出應着我的人；我纔覺出來這聲音是從四面八方響了起來。我也叫着！

『血的債是要血來償還的。』

短簡（一）

××我亦沒有法子給你一個恰當的回答，我自己也不知道在那本書裏爲什麼只寫下來那些淒慘的故事。同你一樣，我也願意人都活得好一些，也快活一些，每次我提起筆來的時候，就暗自想着：『這一次我該寫一篇使別人高興也使自己高興的小說；』可是筆落下來，就又不能自主了。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在平靜的生活的後面看到不幸的各相，反是那不幸的影子在我的腦子上刻印得更深，所以自自然然地我的筆就描繪下來那灰暗的輪廓。

我知道，讀了我的小說而不快的人不只你一個，我會得到些相識及不相識者的抱怨，說我不該把故事安排得那麼無望和淒涼。請原諒我，我實在沒有更好的法子，我把我所看到的寫下來。我知道我的作品不宜於少年人，所以每次有人寫了

信來說到喜歡我的小說，我必勸告我的小說是不合宜的，我還要說××的小說更宜於少年人。

××的小說想來你是看過的了，他的小說中也有死，也有淒迷的空氣，只是到最後總有可期的光明，或是閃着光明的影子。這也許因為他是一個有信仰的人，我呢，我只是一個渺小的我。

雖然只是作爲一個人的我，我却並不願意庸碌地消磨我的一生，我不願意隨着衆人歡笑，我靜心地觀察，我就尋到了那些不只是含笑的臉。他們多半是藏在陰暗的角落裏，有的也是生活過那麼久了，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留意。有許多就那樣無聲無臭地滅亡了，腐爛了，你知道我們這個社會是這麼大，又這麼輝煌，儘可以蓋住了一切，輕易地騙過了所有的眼睛。我都是在那麼陰僻的所在把他們尋覓出來了，要他們顯露出自己來，說出他們自己要說的話來；我早就知道他們只有悲慘的遭遇，他們之中誰也沒有一顆快活的心。有的已是一半或大半腐爛了，我並不會留

心他們帶給我們一些什麼不快的印象，我仍是要他們裸露出來。不管是怎麼樣，這是真的他們自己呵！

我不是來做空洞的叫喊，我也並不誇張，如果你覺得我所寫出的故事是悲慘的，那麼將來由於你自己小心的觀察，也許有更悲慘的故事。那時候你要怎麼樣呢？大約你不能再說我只寫了些悲慘的故事了吧，那時候是不是你又要埋怨這個天地中為什麼有這些悲慘的人物存在呢？

謝謝你的關懷，我的身體還算好。要我也像你們一樣快樂地過着日子，總不是十分可能的，因為我們已經不是像你們那樣年青。年青的人該幸福一些，不知道憂愁，裝滿了美麗的夢。為什麼不那樣呢，生活也許是那麼豐富的一件東西呵，任憑你的幻想，準備着青春的力量去面向着真的人生吧。

沉靜的生活也是好的，當着一個人靜了下來的时候，他的腦子能有更大的活動。但是活在這個時代中，多動動也許是更好的。我們的年青人也許都太習於沉靜

了，過於清靜的生活能使一顆心死掉的，我希望你的動盪中有一顆沉靜的心；在沉靜中有一顆血熱的活動心！

這正是冬天，幾天來陰雨一直落着，在寒冷的地帶該下着大雪了吧，那麼也許能使心胸暢快些。這滴不完的雨點，淋濕了街道里巷，使得人心也膩膩的了。却不要就爲這些引起愁悶來，記得一句詩：『冬天若是到來，春天就不會很遠了。』我告訴
你，南方的春天是更美麗；更年青，你聽，脚步響了，地面下草的幼芽正用着全力朝上
長呢！……

短簡（二）

——這晚上我走了很長的一節路。從朋友的家中出來雖是很晚了，爲了一仰首間，看到照澈了白雲的滿月，就想到月光下獨自緩步的幽趣，便慢慢地走起來。秋日裏，炎熱早已消去，一片兩片的落葉已經可以被風吹到足下，而一列樹的影子，正把徑路舖得斑駁瑰麗。自己像是追着自己的影子走路的，那麼愈走愈快地，終於鼻尖上微微地冒出汗來。

我走到了河傍，就在那裏草地上坐下來，兩手攏了膝頭，連自己也不知道想着什麼。也許這就是忘我之境吧，可是我所想到的是那麼多，好像腦子裏都混亂起來。我呆呆地望過去，對岸的燈光像鑲在那一帶樹木村舍的黑影上，在水面上浮來浮去的那就是大小移動着的船隻。

一直到露水濕了兩肩，我纔懶懶地站起來。

我走回去，仍然覺得是不能舒適地喘一口氣。這許多日子我的心就像被什麼壓住了，我看見了，我聽見了，我也知道了，可是我不能說。這就使我深深地感到窒息般的苦痛。是的，我沒有家，我還是一個人，我想把我化成一個火花，我却遇不到引火的種子。所以我想如果我是瞎子，我是聾子，我將更幸福。

我回到了家，在黑暗中爬上三層樓，我自己的房子，我的心胸像爲什麼所刺痛，在記起來，那是躲在巷口暗角裏兇狠的眼光，當着我走進來的時節，一直逼送着我，這幾天來他們總有幾個人站在這裏，小心警戒，好像我們不是赤手空拳的人民，而是武裝的能和他們對抗的兵士。但是從這舉動上你就能說他們是英勇的而我們是胆小無能的了？

脫去了上衣，我就坐在我的書桌前，只是在六七天前還被我抱怨的嘈雜，近幾天來大大地變過了。這是因爲許多人都搬到別的地方去，裏巷中的人減少了大半。

的緣故。雖然只是十點鐘，什麼都像死一樣的安靜了。

我坐在那裏，舖開紙，原是想寫些什麼的；可是我不能寫出一個字來。更多的感觸使我不知道怎麼來說纔好，而靜夜中有鐵釘的皮靴踏在水門汀路上的響聲，清晰地傳到我的耳中，好像那不是踏在地上，是踏在我的心上，——踏在我的心上，一下又一下，我們的心都為它們印滿了釘痕。我們也是有血有肉的漢子，我們也要有深刻的記憶。

我仍然是不能寫出一個字來，住在二樓友人突然輕悄悄地來到我的身後，和我低聲說：

「你還沒有睡覺呵？」

「沒有，沒有……」

「早點睡也好，省得燈光引得他們注意。」

「唔，唔——」

我隨即立起身來，關上窗門，掛上窗幔，友人微笑着湊近我，問着我沒有什麼消息。我搖着頭……

在激奮中寫了出來的上一節信，就放置在一傍，不會寄給你。到了今天繼續地寫着，已經有着兩月的間隔。現在真是要寄給你了，譬如在暗夜中望到了一點光亮，我求着這光亮能成爲一顆星，一灣月，一個火紅的太陽。我要叫，我要嚷，而你是最適宜聽取的人。我要告訴你當着我們的人在不能再忍受下去的時節，顯出自己的英勇，不止使當其衝者披靡，就在這裏兩月前耀武揚威的勇士們，也大大地削滅了勇氣。知道人在這個國度裏不僅只是一羣羣的綿羊。是的，我們都不再是綿羊了，我們將是獅子，我們不再馴順，我們要復仇！

我們要做復仇的獅子！……

友情

走盡了一段長的艱險的山路，我來到貴陽。我好像一下子被投入寒冷的地帶裏，我不會經過秋天，從炎暑一步就跨入了初冬的薄寒。

在街上，自顧着過時的夏日衣裳，行人用驚奇的眼睛來望我，自己也感到異常的不適。心中却不斷地想着，『照這樣冷下去，我是向北走的，那可該怎麼辦？……』

可是溫暖的友情驅開了不宜的寒冷，我走了許多不平的街巷，終於跨進一 courtyard。正自躊躇着：『也許記錯了吧，』友人蕭已經從房裏跑出來了。他還是那樣，我們親熱的握着手，蕭夫人也立在階上朝我招呼。隨着我就被讓進和他們從前住在北平相彷彿的書齋，只是那時尚抱在懷中的小女孩，如今已經活潑潑地在地上跳着了。

我們已經將近三年不相見，像有些話要說又不知說些什麼纔好。這不是平和的聚首，也不是歡樂的晤談，想不到的相遇，想不到相遇的地方。說些流離的苦心罷，說些刻在心胸間的災難和憤恨罷，誰的還不都是一樣麼？想着自己的，就不難臆測他人的了。

第二天的清晨，寒冷像是更重了，正自好奇地望着呵出去的白氣，蕭和齊同時走來看我。在這個陌生的地方，我只想到這兩個友人，而今我們都遇到了，宛然像兩三年前在三座門那寂寞的屋子裏，聽過了門環的震響，他們已經跨進了我的房子一樣。可是我們現在是在這個寒冷的城中相遇了，想念遠隔的土地，依戀舊時的一草一木，只能憑着幻想和夢境來使自己滿足了。

忍住心中的憤懣，強自把疲困按下去，說着過去的遭遇，不期然地就說：『什麼時候我們還都回去，早晚總該有那麼一天。』

我們絮絮地談着，有時說到極瑣碎的個人的事，我們却都極高興。我的心也被

鼓舞起來了，感到友情的溫暖。我記起來，在那溫暖的地帶，我的心是在寒冷的境界中，沒有一個相識，沒有一張熟諳的臉；而今我來到這個寒冷的城，溫暖的友情使我的心也熱了起來。

齊笑着說到他的長髮，他說那次他到上海我們都勸他翦短，他一直也沒有翦。可是我心中想着那正好和往昔相同的事物，更覺得可寶貴。他有一張大臉，和善的大臉，披着及頸的長髮，連他自己也覺得他很像羅丹的巴爾扎克雕像。

我們放縱地說着，在生人面前我是羞於開口的，可是在熟人中我的話說得並不少。可是終於我要走了，還有一段路等在前面，在貴陽我只能做短時間的駐足，我還得上前去。

那又是一個寒冷的侵晨，我離開貴陽，回顧那寒冷使我戰慄；但那溫煦的友情却牽住了我的心。

懷了沉重的心，我爬過一座座更高大的山嶺，花秋坪，釣絲崖……

旅中短記

一 梧州——一個夾山帶水的城鎮

我首先應該向那些死難的同胞們表示我深厚的哀悼，就是今天下午，在這個更小的城裏，聽到從梧州來的旅客說，昨日機曾經在市區丟下許多燃燒彈，熱鬧的市屋燒成灰燼，死傷的人在一百五十左右。在那裏，雖然只是路過，我也住了將近半個月，有我的厭惡，也有我的喜愛；但是當我聽見這樣不幸的信息，我的心都為悲憤蒙住了，我想像着在死傷的中間也許能有一個兩個我所認識的臉，在多數的幾條街中，有些臉早就在我們的腦中留下影子，如今那臉形或許變了樣子，或許在這個世界上被塗抹下去了……

當着我所乘坐的船纔近梧州的時候，也就逢到警報，船終於在一個山脚下拋

了。錯待船行的聲音靜下去，我也聽到飛機的聲音了，大約是五架或是六架，要仔細看一看的時候却爲同船的人阻止了，說是會有意外發生的。我只能望着遠山中被投彈後所冒起的烟塵，那像是有極遠的距離，船上的人告訴我那是在炸對河的廣西大學。可是不多久便有一聲響在船頭三五丈遠的地方，等到人們都避回艙裏，那響聲也不再有了。那時候想着許是不會開的高射炮彈，第二天的報紙上却說當時我們的船頭一彈，船尾兩彈。

那次我並沒有被炸中，還是平安地到了旅舍，在居留的十幾天中間，也遇到兩次警報。大約都是近午，一聲警報來時，人就驚惶起來，有的跑回去，有的跑向北山，喧嘈着，驚叫着。可是不久就安靜下來了，沒有人聲，連窗外的河也要靜起來似的。只有飛機的聲音響，不久也就消逝，即是轟炸對河的西大，連聲音也不大聽得清。每個人都以爲日機只轟炸對河的學校和空了的硫酸廠，對於這個沒有一切設備的市區，是不會加以轟炸的。

這次可確實地證明了設想的錯誤。我不敢想那些無辜的人輾轉在血泊之中，我也不敢想一片火在燒着那狹窄的街旁的市屋，我們應該記得這是一筆新的又深又濃的血債。

我說過對於梧州我有我的厭惡，也有我的喜愛，我幾次被街上雄偉的歌聲驚起，從窗口看下去，成排的穿了制服的男女青年，正放開他們的喉嚨高吼。漸漸地人聚得多了，會唱的人隨着他們的歌聲唱起來，就是那些不會唱的也懂得隨着他們的聲音哼。他們想用他們的歌聲喚醒居住在這個城裏的三萬人；可是傍近旅舍那裏，也正有幾座水上樓閣，那是成日成夜的賭場，到晚來夾雜着妓女的歌聲。我不相信在廣西我會看到這些，我只當我在做夢，但是這是現實的夢，午夜裏妓女高亢的歌音，倒常把我的夢驚醒。

記得有一次我到北山去，經過一節狹小的山巷，在將到盡頭處我看到幾個架了盒子炮的兵士，門前還聚了一些挑婦。我想這總是運輸子彈槍械，所以纔戒備得

這樣森嚴。可是待我回來時候，我已經看到每個挑婦挑了兩個箱子順路急行，兵士們更如臨大敵把槍架起來在一旁走，我走上去看到兩三張封條，有的是××土局，有的是禁烟局，於是我恍然明白了；可是這更是我想不到的事。因為很早對於廣西就有一番好感，在這次抗戰中也更認識了他們的精神，却料不到還存在着這樣傷人害民的事物，我想或者那中間還存在着一番解說，可是無論如何那是難以使我了解，也難以使我同情的。

但是每次在街上看到那些挺胸而行的男女青年，我的心中自然起了一番敬仰的誠意。他們穿着灰色的軍服，女兒們洗去了脂粉，和男青年們平肩站立。我知道在前方有若干像他們這樣熱血的青年，他們不也和士兵過着甘苦相共的日子，他們也獻出他們的生命。相同那成千成萬的兵士們，他們是沉默的戰士。讓可以說話的嘴生在別人的頭上，讓那些人藉着那張嘴來攫取一己的名利，他們只準備隨時爲了捍衛祖國將熱血流在土地上。

更可欽敬的是那些女人們，她們做一切的苦工，在茶樓談閒天的，到賭場裏下注的，在花船上和妓女瞎纏的，橫在榻上抽鴉片的却都是男人。他們的臉上掛着病容或是懶容，不斷地喫着煙，把腳放在凳子上，用手指摩挲。所以在茶樓和公共的場所裏都寫着：「禁足上凳，」可是沒有什麼用，那好像是他們生而俱來的癖性，只要坐下來，就聳起膝頭，把腳放在凳面上了。

但是他們一直過着安逸的日子，我曾在一家藥店前靜觀十分鐘，四壁的架上無非是草木根莖，有的還藉了潮濕的水氣出芽抽枝，自有一番生趣。店主人好像睡在那裏似地坐着，店口還堆了幾座小小的石山，他們像是靠天活着，什麼都過得去，痛苦疾病，天也自會爲他們醫好；可是他們不會想到有這麼一天，天也會塌下來。

城是依山而成的，有兩條水流在兩面，一條的水是混黃的，一條水顯得出一些青綠，但也并不清澈。望過去是一片山，不高大，爲滿山的樹木遮住了。聽說那山的後面還是山。因爲兩面都是山，河底就更深；可是到了秋天還免不了水漲上岸，近河的

房屋的下層，就會浸在水中。一個友人指點着我說：『不看見那些牆壁都用油漆過，那就是防水的。』他還告訴我牆上的鐵環就爲了纜船的，而二樓的門，更預備水漲上來時以便出入。

這個城，雖然一直是廣東廣西間的一個過道，并不如何繁盛，倒是最近，凡想去內地的人多半要經過這裏，使這個城顯得更熱鬧些。那些旅客們匆匆地來了，又匆匆地走了，他們留不下什麼也帶不走什麼，只使這個城更多地感到戰時的緊張情緒。

我離開梧州的時候在一個大清早，天也還沒有亮，我投着最後的一瞥，那座山城正安靜地睡在夜的懷抱裏；可是我走了，不知何日纔能再來。

二 上車——下車

待我走近公路汽車，裏面已經坐滿人了。那不只是人，還有什物，塞了後車門的

是一木箱藥酒。當着別人爲我設法張羅一個座位的時候，我就得着餘暇來觀察這輛車。我正自有一點懷疑，以爲它不見得能順利地把我載到我要去的地方；爲我找座位的人已經催促着我走上去。

我不是走上去，因爲沒有下腳的地方，我是爬上去的。當我把身子塞到縫隙裏，纔發現傍近我的是一條狗。它喘着，嘴裏流着口涎，正好把它的嘴架到我的膝上，我的褲立刻就濕了。那時候我很氣忿，我想和公路局的人交涉；可是司機已經上來，車起始蠕動了。

做爲狗的鄰居自然我的心是不甘的，於是我望過去，在狗的身旁又看到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還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雖然她們無法聽懂我的話，可是我的意思她們當然明白。回答我的不是她們，却是後排的一個男人把頭探到前面來說牠不會咬我，同時那個婦人猛力地把那條狗的頸練一拉，狗頭離開我了，牠的尾部却正壓在我的腳上。天是熱的，而且難保它途中不有什麼麻煩，當我又向那個婦人

說的時候，她顯得不耐煩似的和我咕嚕了一陣，又把那條狗拉了拉，稍稍使我的腳鬆動些。

對於那個婦人我真有點氣，後面的那個男人却引起我的好奇心。他的臉并不大，好像被架在鼻上的一付大平光眼鏡給罩住了，他的面型使人發笑，可是他故意裝成極其莊嚴的樣子。他和我說話的時候極正經，不提防那付大眼鏡滑下來，他趕緊用手又扶上去。他的手裏還抱着一個不到周歲的孩子。看見他我就想笑，只得把舌頭夾在自己的牙齒中間纔止得住笑聲，好在他并不覺得我在笑他的，他自覺着全身沒有一點可笑的成分。

車還算平順地走着，狗和人都漸漸倦了，熱烘烘的狗又靠在我的腳上，身旁的小女孩也把困乏的頭倚在我的肩上。我不能承受這樣的重負，就輕輕地用手推開那個女孩子的頭，這時，突然有一個極有力的手掌打過來，一半打在女孩子的頭上，一半打在我的手上，那個女孩子猛地驚醒了坐直身子，可是那手掌還是不停地打

下來，我不知怎麼好，我很失悔，對於那張忿怒着的可笑的臉，我說不出什麼，可是我起初卑夷地厭惡他，那小女孩却咬着下唇一聲不響，也不躲避，我記得從此她就不再閣上眼睛。他還罵着，好像說是要宰了她。我猜得出那個女孩子一定不是他的女兒，他所用的是面向着仇敵的兇狠。（後來在一個小停站，他們的狗忽然鑽出去，她也是那麼兇狠地打着那個畜生。）

我忍不住滿腔的憤怒，我要說話的，可是我立刻記起來我的話他聽不懂，他的話我又不會說。我只得用溫撫的眼睛望着那個小女孩，她正挺直身子端坐着。

汽車忽然停了，說是到喫飯的停站，乘客們亂哄哄地擠下去，到一間蓆棚裏。我的鄰居們牽着狗也去了，車裏只剩下一個人，就是我身邊的那個小女孩。她還是端坐着，並不使忿恨全顯在臉上，她使我記起另外一個小女孩，那是三年前在P城所遇到的，娶了年青後母的父親踢出她，多病的哥哥無力養她，她像一個成人似地終日坐在御河旁的大樹下沉思。也許她對於全世界都在恨着，可是她咬緊牙，忍着飢

餓的肚子……

等裝滿肚子的人又裝滿了車，車就又起始動了。一時間乘客們大聲地談講着，不久有的就沉沉入睡了，一位中年女客，許是不能忍受顛簸，也許不慣那汽油的氣味，又是纔喫飽，就哇哇地吐起來。她正好坐在窗口，把頭探出去，可是風把她吐出的穢物，送到後面近窗的兩個乘客的臉上——那兩個正是那個女人和那個戴大眼鏡的男人。

我該同情那個嘔吐的人，可是我望到那兩個在倉皇躲避，狼狽的情形，我却笑起來了。我真無法忍住，就是不望過去，一想到的時候就笑得挺不起腰。後來那個男人像很聰明似地要那個婦人張起傘來，我看到那個躲在傘後無法再裝成極莊嚴的臉，就更忍不住笑。我覺得這點偶然的懲罰既恰當又不過分。我知道他們把懷恨的眼睛溜向我，可是我仍自笑着。一直到勾漏山的美形引住我，我纔止住笑，望着遠地的雲山。

這時天却下起雨來，漸漸地大了，一直到我下車的時候也沒有停。我撐了一把雨傘隨着一名腳夫向着一座小城走去，他還指點着近城處的一座高樓就是我該投宿的逆旅。

水浸透我的鞋，橫吹的雨絲打濕我的衣裳，道旁的荷塘使雨聲更喧鬧。

三 寂寞的等待

在那個夾山帶水的城鎮裏我住了十天以上的日子，來到又一個小城。我又停下了脚步。

我是被人引進一座古老的樓房裏，這樣的建築正適合一些舊日的神怪的故事的背景，纔來的那幾天，更是秋雨連綿，添了不少陰森的意味，我真想立刻就離開了，可是我不能走，我只合等在這裏，不知道要等上多麼長久的時日。

入晚，我巡行在這小小的城裏。每條街都是黑的，從每個窗口透出的燈光都像

鬼火，憧憧的人影在閃着，他們低語着我所不懂的語言，我就廢然地蹇回旅舍。那個旅舍，却像一個更黑更大的怪物，巍然地靜伺我，一待我走進去，它就要把它的大嘴關起來似的。

室內的燈依然是暗的，我真想還不如點起一盞油燈來爽快。它只照亮小小的一團，留下許多黯黑的角落來和它的光亮爭勝，於是我想：若是一時這黑暗吞噬了這光明，我也將沉在那無邊的暗海裏了；可是我相信光明，更是最近我對它有着無比的信心，我知道光明終於能克服黑暗的，那隻小小的燈彷彿就此真的亮了些。

其實到晚間那個旅舍早就成爲囂喧的了，門前和庭院裏停了從各處來的汽車，小販和捶背的瞎子又填滿所餘的空隙，每間房裏也住滿纔下車的旅客，他們一面道着辛苦的旅途，一面計算着明日的行程，因為隔斷房與房的只是一層木板，所以混合了多人的語言化成一片嘈雜。

在那一片語音中，若是聽到了自己所懂的語言，自有一番暗喜浮上心頭。這情

緒是說不出來的，既不相識，也不會說過半句話，那份喜悅是自何而生呢？平時我也許厭惡那叫囂，那難耐的俗氣，或是那尖得使人頭痛的高音，可是居住在這陌生的小城中，什麼都像是變了，甚至於一個人的喜惡。

就是那一片嘈雜的人音，也不像從前那樣使我厭煩，它使我記起來我還活着，我還活在人羣的中間，雖然把我知道這些人於我不過是一粒沙和一粒沙；今朝風把我們吹聚了，明日風又會把我們吹散，沒有一點黏着，沒有一點關聯。

人們很早地就睡了，在那昏黯的燈光下我既不能看書也不能寫字，長時間的枯坐也使我感到疲憊，於是我躺到那硬木床上。我細聽四圍的鼾聲，這時我感到無比的冷清。那張床顯得那麼大，那麼空，使我的心那麼不安，窻外的風在吹着，那是秋風，像要把一樹的葉子都吹落在地上。（這是我們的誤想，近南的地帶，據說到冬天也不落葉的；可是秋風也自有它的威嚴，更是對於一些遠行人。）

好像纔睡着，就爲人聲驚醒了，上道的旅人迎着早晨爬起身，大聲地叫着店役，

張羅自己的行篋。天還不會亮，只是四點鐘的光景；可是整個的旅舍都像是醒轉來了。我還是不能走的，我也醒了，聽着旁人匆忙的安排，自己的心中不知有什麼樣的滋味。我埋怨自己，我知道這等待雖然是別人的失信也怪我自己處理得不妥當，如今我好像懸在空中，不能上也下能下，在這極小極小的城裏，度着極寂寥極冷清的日子。

當嘈雜的聲音漸漸靜下來的時候，留下來的只有這個空大的旅舍，和我這麼一個遠行人。秋日的朝寒是難耐的，我披衣起來，立在窗前，望着淡下去的夜色，迎着晨起的太陽。

附記：我知道在這時候我不應該寫這樣的文章，可是把任何一個人放在這個小城裏過上十日八日，總會和我有同感的。早時說慣了寂寞，那還算不得，如今是稍稍嗜一點，真有一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却道天涼好個秋！天真也涼了，秋也來了，遠行人還只有單衫；我只盼着我的等待即行終結，走上前行的路。

九月尾

四 到了柳州又到宜山

到了柳州，天已經黑下來，漸形蒼茫的夜色從遠近山峯的頂尖沉下，對於一個陌生人，多少是有些張皇的威脅。我不認識這個城，正如同這個城不認識我一樣，隨了挑夫到一家旅舍去，那家已經住滿了人，再走回來，好容易在另一家旅舍裏找到一間纔足容身的房子。

這使我想起我纔離開的地方，我已經住了半月以上的日子，那房子是大的，空洞的，而且有些怕人的。我不得不離開了，精神的折磨將使我成爲異常的人，我爲什麼還不走呢！

那是在極早極早的時期，黑夜裏爬起來，像其他的匆忙的旅客一樣，默默地走出那座小城，傍了城牆和一條蓮塘，我用一支電筒照亮邁向前的道路，就這樣把自己連同隨身的簡單箱篋，一同到了汽車的停站。

於是我又到了另外一個陌生的城；這旅舍裏住滿人，他們多等在這裏，像從前我等在那個小城裏一樣。這裏有更嘈雜的聲音，一個女人在間壁唱着不合調的送別歌；可是她並不悲傷，還彷彿極快樂似的。我稍稍休息一下疲乏的身子，便到樓下去探詢有關我自己的事件，一切都和我的想像相反，使我的心又另爲煩惱抓住了。

別人說：『你走不了，不看這許多人麼，都等在這裏，不信明天到車站去看，購票登記都到了下月初，要走麼就得在這裏住上一個月。』

再加上一個月，難道要我在初冬纔到達我要去的地方麼？我只得再走一步，我不想停留；可是我將走到什麼地方去，我一點也不知道。

據說是只有四小時的車行便可以到叫做宜山的那個地方的，我就在下午趕到車站。買好票，車子纔來，和我同上這輛車的有幾個江浙來的學生，還有一家人——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婦人，一個十一二歲的男孩子，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還有一個二十多歲的男人，兩個兵，一個五六十歲的商販。人并不多，行李可着實不少，

座位只是相對的兩條木板，行李都堆在中間。車身的外觀，好像被鐵錘打過的洋鐵筒，高低不同，油着烏灰的顏色。每個人都用着懷疑的眼睛望它兩下，纔不安地走上。怎麼能想得到這是運客的車呢，除開外形和設備，連那副車架也像有些問題的。

可是一切都不容你想，時候到了，客人應該準備好，馬達已經像牛似地吼着，它好像嚷：『不要不信任我，好歹我也能把你們送到要去的地方。』

它沒有錯，它實踐了它的諾言；可是我們這些人，到了該下車的地方，兩隻腳都不知道該怎麼樣走路，那個婦人是由別人措走的。

我想，關於這一路上的情況我該多說一點，不是只因為我受了苦，發誓說再也不坐像這樣的公路車；我全是爲了人道，安排這樣車子的是人，受這份苦痛的也是人，人，人和人有什麼冤仇呢，該以這樣的折磨加在別人的身上？

這一條路就不大平坦，行車頻繁是一個原因，自從由西南公路運輸管理局管理以來疏於修補是另一個原因，可是每一架私用車都得付養路捐，每一張客票也

都加上這筆費用，我想他們不是用錢來買這樣坎坷的路面。我們的車呢，算是座位的只是兩條木板，於是更敏銳地感到這艱險的途程，每一塊凸起或是凹下的所在都給我們極深刻的印象，不只是坐着的部分疼痛，連臟腑都抖動了，像絞在一處，同時腦子昏洞洞，若不是有堅固的頭骨，也許要冲天而出。想嘔吐，又吐不出，雖然風很大，額際上滲出一層冷汗。可是我還得勉強打起精神來，要隨時提防堆在中間的行李要倒在我們的身上，我又不能推過去，因為對面也坐着呻吟的人。

我還能忍住自己的苦痛，因為在苦痛的時節我會想到更苦痛的遭遇，在記憶中尋不出來，就到幻想裏去開關，我甚至想到比起我受了極重的體傷——可是別人的苦痛使我不能忍受。就坐在我對面的老婦人簡直要躺到地上，地上也沒有她躺下去的份，她爬着，偶然抬起頭來，她的臉完全變了樣子，她不斷地低叫着，口水從嘴角流下來。有時用手抓着前胸，車一顛的時候，她的眼睛一閉。她的嘴裏還斷斷續續地叨嚙着，也唸兩聲佛號，從她的口音我知道她是常熟人。她好像說着：『好不容

易逃出日本人的手，沒有想到這車子要顛死我，顛死我……」

坐在她身旁的女孩子，眼睛裏含了兩泡淚，她不說什麼，有時焦灼地想安慰那個老祖母兩句，還不會說完一句話，就得把頭伸向窗外去吐。她用手帕捂着嘴，身子抵住要倒下來的箱。

那個小商販，一手抓住一籠沙田柚，一手抓住一籠大芋頭，頭埋下去。上車的時候他爭執着別人的箱子不得壓了他的菓子，這時他什麼都顧不得，車轉彎的時候一跳，一籠到他的懷裏，一籠溜到我這邊來；可是他連頭也不抬，這一路他只給我一個發禿的頭頂看。

有一個殘廢的兵坐在前邊，等到車停的時候，他大聲叫：「老子在前線沒有打死，回到家鄉坐車倒要送了命！」坐在車尾的那一個却瞥了一張通紅的臉，兩隻眼睛瞪得溜圓，好像突出來，兩隻手緊緊地握成拳頭，支在大腿上，在用全副的力量來和這顛簸的車對抗，有的時候他也皺皺眉，用手掌抹一下臉上的汗。

三個學生原本唱着救亡歌，到此也就變成入秋的鳴蟬，嘴微張着呆呆地坐在那裏。那個二十多歲男子的黃臉顯得更黃，苦痛地扭着，他還得時時站起來拉住箱篋，免得落在他母親或是祖母的身上。

全車裏只有那個男孩子顯得沒有什麼，他照樣東張西望；可是不時地也嚷着痛，還沒有到地方的時候，他已經兩次嚷着到了。他有時候坐着，有時候爽性爬下去。是的，我們就是這樣子被裝到宜山。我不知道別人是怎麼樣，我們的胃好像變了位置，全身都是疼痛的。坐不是，臥也不是，想站立兩條腿又缺乏那力量。我無助地躺在小孤店的木板床上，我沒有喫飯，也沒有睡着，對着從屋頂天窗中灑下來的月光，我的心裏暗自決定：再要是像這樣的車，我情願死在這裏！

五 檢查

忽然有喊打的聲音在樓上響，由於那聲音的洪大和參差不齊，我猜得到喊的

不止是一個人。低聲問着恰巧站在我門旁的聾孩子，他也許並沒有聽見我問什麼，却懂了我的意思，便用高嗓子和我說：『在查夜呵！』

可是這時候又是一陣賊打的聲音，還夾有木棍搗着地板的聲音，桌上小小的燈火都在跳着。關於檢查，查夜這一類的事件，也已經過了幾次，但是像這樣威嚴的排場，實在還是初次遇到。一個雄壯的聲音在咆哮着。

『你怎麼說不出來呵，一定有毛病，再說不出，就綑起你來打……』

隨着這個打字又哄一陣，很像高腔戲裏的幫腔似的。

『你要問什麼儘管問好了，你不問，要我說些什麼？』

『有什麼說什麼，你的嘴怎麼還這樣硬？』

『它生來除去吃飯，就是說話的，有話總得說出來，不然不就變成啞叭！』

『刁惡的東西，難道你要違抗命令麼？』

『倒沒有那意思，入鄉問俗，誰要我得在這兒歇一夜呢，有麻煩我也得受。』

聽着這些話，顯然這個被檢查的一定也不是毛手毛腳的傢伙，否則那幾聲喊打就該把他弄昏，可是他的回答有條有理，毫不驚惶，那個檢查的人一定也被他弄得沒有法子，只得從頭問起一番從哪裏來，到哪裏去，有什麼事情，還有姓名籍貫，年歲等等……

這次的回答也許吻合了，隨後大約是該檢視行篋吧，又是一聲咆哮！『不要你動手，我們自己來！』

總在十五分鐘以後，纔有脚步移動的聲音，我的門被推開了，走進來五六個人。有四個人揹着不同式樣的步槍，有一個人拿一面寫着巡查兩個字的小黃旗，還有一個四十歲左右背武裝帶的矮漢子，或許就是爲首的人。

我也是照樣地被問過了，還好，沒有用喊打的聲音來威嚇我。因爲是從上海來的，却引起來那個爲首的興趣，他像自語似地說上海他也到過。

『唔唔……』我只是隨意地應着，這時候那個拿旗子的人已經在檢查我的

箱子。他把三星蚊香拿起來問我是什麼，枕套也問一問，連被單也像一生一世不會見過，問我那是做什麼的。我已經很氣忿了，那個爲首的人還很有興趣的問我大世界還有沒有？

『我在上海從來也不去那種地方，什麼大世界小世界我都不知道……』

我沒有好氣地回答他，我的眼睛始終望着那個翻着我的箱子的人。他真是什麼也不錯過，一雙拖鞋，一條毛巾，最後我的幾封信像是被他發現至寶似地，爽性就着燈光讀起來，我不能忍耐了。坐到椅子上等候他們，我向那個爲首的說：

『檢查我是不反對的，不過像這樣，麻煩還是小事，時間的化費實在太多了。幸虧貴縣不太大，旅店也不太多，否則這一夜不都要化在查店的上面了。』

他沒有回答我，只是微笑着，那個檢查的人也笑着，可是他放鬆一小件。我想對這樣的人緘默也許更好些，於是我就任他們翻動，若有問詢，就用最簡短的話回答。這樣在二十分鐘以後算是完事了，留下凌亂的衣物，由我自己一件一件地整理，

他們却咕喝着向別的房间去了。

彷彿我覺得很疲乏，隨即睡到床上，似乎入睡了，又醒轉來，而那堆人和洪亮威武的喝聲還沒有離去。我確切地知道那時我並不是做夢。

六 夫妻

不提防一陣車輪雨，從那個朝天窗口直潑下來，只顧去收拾打溼了的床帳衣物，忘記了還在大開着的天窗。還是因為雨水滴到樓下去。那胖老板纔三腳兩步趕上樓來，關了天窗，我的忙亂纔能有個終結。可是我那間沒有窗口的房子，就黑得彷彿在夜間一樣了。好在我留在那裏原沒有什麼事，枯坐度日也不會引起我的焦躁，靜聽着雨聲反使我朦朧地睡去。既是夏天又在那麼一個南方的小城裏我的困倦原是不足怪的。

一陣人聲吵醒我，我先就聽到那個聾孩子用高聲來說房間的價錢，好像來的

是兩個人，一男一女，下江口音，噤噤咕咕地商量了一回，還是那個女人不耐煩起來，幾乎是在叫着：

『少打點算盤吧，這大雨天還走到哪裏去？多花點不比淋出毛病好？』

那個男人果真就不做聲了，於是那個聾孩子就去倒洗臉水，取循環簿，又大聲地問一回要不要預備飯。

也許爲了自己是流落人，在這個語言習俗都感到陌生的小城裏，更殷切地盼望能聽到自己能懂的話，甚至於還有一份不該有的奢念，那就是會無意中遇見往日的相識，因爲這樣。我就靜心地側耳諦聽那一對新客人的話了。

我先就聽到那個女人在怨天，說是怎麼這樣巧，纔下汽車就下大雨，沒有車，又沒有轎，爛泥都可以沾掉鞋，衣服還澆個透底溼。『這可怎麼辦，這可怎麼辦？』那個女人重複地說了幾遍，於是我就聽到低沉的男音說：

『等等吧，停下行李來了可以換件乾衣服。』

暫時間他們沉默了，過些時果真脚伙把行李送過來，由於脚步的聲音，我知道脚伙是把行李一直挑到他們的房間裏，那個女的好像猛地被刺了一下尖叫起來：「哎呀，我的天，這可怎麼辦？你個死東西，你來看，都溼了，都溼了！」那個男的這時候好像正在付脚伙錢，像是沒有那麼馴順地聽女的吩咐，那個女的就跳過去扯男人，（這是由於樓板的顫動我聽出來的）不依不饒地說：

「你可給我過來呀，你看，我要你看……」

男的顯然是有點倉皇了，因為脚伙也在爭錢。女的又嚷，就不耐煩似地說：

「慢點不好麼，看你這樣叫，要別人聽見像什麼？」

「誰聽得懂。到這種地方我都聽不懂他們的鬼話，他們怎麼能聽懂我的話？真是前世沒有做好事，今生跟你受這番折磨……」

男的倒底多付些錢把脚伙打發走了，至少他想那副神氣別人總看得明白的，可是只剩下兩個人的情形像是更惡劣些，那個女人繼續用高音叫：

『誰像你呵，要你買一個箱子你不肯，你捨不得錢；這下子可好，什麼都淋溼了，這可怎麼穿？』

『你什麼時候要我買箱子來着？』

那個男人好像忍不住了，不得不反辯一句，就吞吞吐吐地說。

『怎麼我沒要你買呵，你們做男人的自己不知道買麼？你又不是三歲五歲的孩子，連這點事理都不明白。這下你看，可就好了，就是曬乾也穿不得了，顏色都褪得不成樣子……』

『我也算不定路上會下雨。』

『我沒有告訴你麼？你想法子把車頂的東西拿下來，你又不肯說，好像怕別人似的，哪個男子像你這麼傻！』

『又不是我們自己的包車，車夫哪肯聽我們的話？』

『你又沒有說怎麼知道人家不聽你的話？你要是說了，他如果不停你就可以』

說你不停車淋壞了衣服可得賠我，他還敢不停麼？我真也不知道怎麼倒了霉，會嫁了你這樣一個沒有用的男人！這麼些年，我哪裏享到一點你的福？罪可受得不少，東奔西跑，如今隨你來到這個地方，你看，要是把我凍死了，屍骨都不得還鄉呵！」

「事情也不會有那麼嚴重，再說，這還不都是日本人麼，要不然我們也到不了這種地方，你只是抱怨不也一點用沒有，快想法子把衣服弄乾，省得受涼也好。」

「你連話都不叫我說麼？要把我斃死？別人跑有跑的好處，我跟你跑不過受一輩子苦，凍不死餓不殺的那點錢，我就不信你到別處撈不到，看這一路上罪還受得不少麼？白天趕路，夜晚喂蚊子，炸彈差點沒把我炸成粉，我總算活了這麼大，什麼都經歷過了，要不是有你這麼一個好丈夫，我還能享得到這麼多福麼？」

「你扯得這老遠有什麼好處！」

「我偏說，我要說，你不配管我。我再不說，還要把我悶死呢！」

「女人就是這樣嘮嘮叨叨？沒有完，事情過去就算了，何必總提？」

「什麼女人女人的，難道你不是女人養的麼？」

在這半句話說出之後，突然那個女人帶着哭音高聲喊起來：

「——你要打人麼？你活了這麼大旁的學不會，你倒學會打人了！好，你就打死我吧，我也不想活下去了，這倒爽快，省得跟你受罪，慢慢把我折磨死，我早就看透你了，你打，你打……」

一切的演進，隔壁的我實在無法臆測了，從言語上聽來，女人是利口的，那個男的拙口笨腮，即使在做事哪一面是無能，也不會粗魯得是一個打老婆的漢子，可是女人那麼叫喊，在聽者這一面，真是沒有法子想。可是我明白，由於路途上的勞苦，人的性子很容易變成暴躁，那個女的我想是如此，那個男的，只由於語言的推測，知道也許平時真就只有綿羊般的性子。他從此並沒有再說一句話，或許就躲在屋角的木凳上，用手掌托了下頰入定般地靜坐吧。於是只剩下那個女人啜泣的聲音，隨後就昂然地在室內闊步，使整間樓的樓板在她的威風下顫抖着。

屋瓦不再響了，想着雨已停止，不知道誰又拉開天窗，可異的是焦灼逼人的陽光陡的就照下來。我想這也好的。我的衣物可以曬乾，那對夫妻的爭吵也可停止，因為這麼好的太陽正好也把他們的衣物曬乾的。不知道怎麼樣我正想到也許日本飛機要來吧，還沒有等我想完，果然號聲起了，鐘聲也敲起來，街上的行人一面用倉皇的步子奔跑，一面叫着：『警報，警報！』

『走吧，走吧，警報來了。』

這是那個男的說，我也沒有聽到那個女的回答什麼，就只聽到一陣雜亂的腳步聲，他們已經跑出房門。是那個女的匆促地說：

『快點。快鎖好房門。』

爲了他們這一番爭吵，倒引起我的一點好奇心來，我原是不躲警報的，却要看他們的樣子。待我趕出房門，跑到甬道那裏，我只看到倉卒奔逃那一對夫妻的手牽着手的背影。

七 鄉長

引起我的注意的是那一聲響亮的嘴吧，又清脆，又爽快，繼之而起的就是氣洶洶的叱罵。那當然不是被打的人所發出，也許他在用手掌揉着被打的部分。隔了板壁，自然我看不見；打者的餘怒還未止，幾下沉重的脚步，連我的房子也震動（這是因為敗劣的建築的原因）那定然是追過來。這時候我走出去，真的看到捫着嘴臉的小侍童，後面的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挺胸凸肚地追過來，嘴裏還咕噥着：

『打不死的奴才，怎麼聽不出我的話，叫你快點，你偏慢吞吞故意和老子爲難……』

那個青年，不肥胖却極結實，體格也好，聲音很洪亮，想來也許做過一時半時的小軍官之類。那個小童却是極可憐，發育得不好，臉黃黃的，我只在這小旅舍中住了兩天，就已經知道他是一個聾子。因為聾，很容易引起旅客的誤會，叱責是有的，可是

這響亮的嘴吧還是第一次聽到。

也許因為看到一個生人吧，那個氣沖沖的青年並沒有打第二下，只是把那個小童連罵帶追給趕到樓下去了。

事情的原委我一點也不知道，那個會生氣的青年却引起我的好奇——若是在前五六年，我或許會給他兩個嘴吧，要他明白人不應該欺負人的。如今我只想知道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呢？是天生的性情呢，還是一種倚勢凌人的傢伙呢？可是他把那個孩子追跑之後，就像歸洞的蛇一樣又縮回他自己的房中去了。

我也退到房中，隨即聽到那房裏響着女人低低的媚笑，而那個男人也用溫和的音調說着我聽不懂的語言。這樣我纔知道他的房中原來還有一個女人。

在下午，當我從外邊回來的時候，却看見他高踞在這小旅店的櫃台上，穿了一身灰布制服，在抄寫着什麼。一旁還有幾個和他穿着同樣的衣服的人。我裝着若無其事地走近他從眼鏡邊溜過去偷偷看他的符號，原來既不是軍人，也不是民團裏

的什麼，只是寫出姓名，加上××縣××鄉鄉長的字樣。我的眼睛再往下溜，看到他寫的原來是一張呈文什麼的，寫出解來壯丁若干名，並運送物件若干，途中全無缺少逃亡，故此具結。他的幾個同輩和他笑諛着，可是我聽不出來他們說的是些什麼。他的態度也還和氣，只是當一個賣豬耳朵小販走進來，他又威武地揚聲叫着：「切二兩豬耳朵給老子下酒！」一個同輩笑着拉拉他的耳朵，他狠狠地在那個人的手背上打了一下。

晚上我不能寐，油燈已熄了，纔要朦朧睡去！就爲沉重的脚步聲驚醒，我算定是鄉長來了。還是一男一女，以爲別人都入睡了，所以纔暢所欲言地談着，他們點起燈恰恰就從板壁的縫隙漏過一線光在我的臉上，那光幌來幌去，我的床也在搖，那麼不必去窺視也知道那兩個人在房裏踱着，同時不斷地唧唧咕咕地講話。我以爲不久他們就要睡下，想不到他們像有一生一世的話不會說完。有時男的睡下女的在走，有時女的睡下男的在洗臉，有時兩個好像都睡下，不多時又都起來。這大約驚擾

了全樓的人，那些人都是要早起趕路的，有的故意大聲嘆息，有的拉開門，用破扇子使力地扇着，有的叫一聲。鄉長雖沒有發出威風，却也像百戰不餒的將軍，屹然不爲所動，仍然談着，走着，好像沒有他人的存在。

我想或者他以為還住在他做爲一長之鄉中……

我也不知道到底他是什麼時候纔安靜下去的，也許就一直也沒有安靜。我終於被疲勞克服了；好像當我纔睡着的時候，就又爲極大的嘈聲驚醒，在人聲之中我聽到遠近兩聲悠長的鷄鳴。

大約又是那位鄉長命令着，吩咐着，隨後是有力的脚步，此後便寂然，得使我在似睡非睡的狀態中過了兩小時，晨起後用高聲來問那個聾孩子，果然，鄉長趕早車回轉他的鄉間去了。

八 夜行記

汽車喘息着竄進了河池縣境，本該就此停下來，歇一腳，拂去兩肩一身的征塵，（用在這裡的這兩個字，既不誇大，又不是用空泛的典故，每個在公路上走過的人，自然能會心地體貼出這兩個字的真實性。）因為看到了車站邊旁一排旅舍中每個窗口都有那麼兩三個自得的身影，或是把那顆纔洗淨的腦袋探出來，自足地，毫無同情地，甚至有些幸災樂禍地望着我們這後來的幾輛車，便賭一口氣，把稍慢下來的速度又恢復原狀，像不屑一看似地，迅速地又從城的那一面竄出去了。

太陽正疲乏地停在西方，陽光失去炙人的威力，只是把樹，茅屋，和走在前面車輛的影子投射得大大的，田野顯得又闊遠，又寂寞，而路旁的狗，更惶恐地朝飛馳過去的車吠着。

騎在前面的路，無盡地，蜿蜒地伸展着，從斜坡的這一面上去，就從那一面溜下去。有時候路像是斷了，可是走到那裏，自然有一個轉角，領入另一個天地中。時常錯覺地以為奔馳的不是汽車，而是那帶子樣的路，連同路旁的大小樹木，一齊急速地

退回去。

可是天漸漸地罩上了一層灰暗的霧，躺在前面的還是那無盡的路。

雲的豔紅，逐漸地黯淡了，成爲紫，成爲蒼紫，蔚藍的天空，也失去了它那海洋般，透明的美色，早現的星星，已經稀疏地掛在這裡那里了。

這時候車正在起始爬上一匹山。

「今晚我們要到哪里宿呵？」

「南丹。」

「南丹在哪里？」

「翻過山去就是。」

於是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翻過山之後的時候了。可是車不停息的走着，開了「助力」車是不斷的哮喘着向上爬，一直那沉滯的聲音不間斷，那難聞的油氣使呼吸都感覺困難，因爲坐處離發動機極近，難耐的熱氣使兩條腿感到極大的不

適。

天更黑下來了，顯出滿天的繁星，早就開了的車燈，這時更顯得光亮些，它的光，正好照着前輛車所翻揚起的塵土和細小的石子，再有就是那時時都保持着相當距離的前一輛車的車尾。我們都不再說話，雖然不明白地知道也想得出的緊張的情緒緊緊抓住我們，甚至於都忘記了該停在哪裏，該有怎麼樣一個住處來安頓這疲乏的身子；只是想着怎麼樣我們纔能翻過這匹大山。

更焦急地該是坐在我身旁的司機，他再不閒逸地把一支香烟啣在嘴邊，或是哼着小調，側過臉去，在黑暗中彷彿看到他那一雙發亮的眸子，一隻手放在轉動盤上，另一隻手緊緊地抓着「助力」。有的時候我看到前面的一輛車爲過深的車轍困住了一些時那車輪是徒然地轉動着，揚起更大的一陣烟霧，於是憑聽覺測知前面的車已經過去了，我們的車就鑽入那烟霧之中，有的時候前面的車的速度更慢下來，間或鳴着喇叭向後退，於是我們的車也鳴着喇叭，滿山滿谷都起着回應，等到

我們的車也走到前面的位置，纔知道那正是一個險峻的小灣路，路面是傾斜的，多走出一寸去，下面就是不見底的山澗等在那里。

我們是走在什麼地方呀？那只是一片想來吞噬人的黑暗，只有天上鋪滿了繁星，可是它那個微的光，絲毫也照不到地上。黑暗緊緊地包住我們，只有車燈的光，好像極困苦地爲我們劈開一條路，使我看到坎坷的路面，千萬尋的懸崖，猙獰的危石，和隱藏在山林中一切不可知的災難。也許路旁能跳出一羣攔路的強人，或是幾隻野山的虎豹；在上，有飛石，在下，有深澗，只要有些微的疏忽，我們就將永遠沈在黑暗之中了。

等我們爬過這匹大山，遠地的燈火果然隱約在望了，輕鬆了的車，輕鬆了的人，喇叭愉快地叫着，朝那光亮的地方奔去，司機又高興地唱着，一支紙烟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啣在嘴邊，所以他簡直不是唱，是唔唔地哼着。

闖進南丹，最後的一家茶店也正在落燈關門，這一羣人和車驚擾了那小小的

鎮市，於是我們有熱水洗臉，熱茶解渴，看看袋里的表，已經是差一刻就是十一點了。

後記

霧使我望不見咫尺以內的事物，它却把天邊的城市和我的空間拉短，彷彿那個千萬里外的商埠，恍然就在我的身旁。我歡喜得糊塗了，我知道有一天我會回去，（我還可以說我是堅信着的）回到那個有三百萬人口（也許這數目不大恰當了）呼吸着同樣的空氣的城市裏；可是如今我不得不說明，當着你們看到這一本小小的書，那個一筆一劃把這本書寫起來的人，却在萬里之外的一個小鎮上。

入冬以來，這裏每天是被濃霧包住的，人們却愛它，甚於自己最親愛的人，因為它阻止了飛行的劊子手的殘酷的屠殺，那是使人類哀歎着，詛咒着，憤恨着，又無能為力的暴行。可是霧，曾經被我感到迷惘和歡愛，却自然地完成了它偉大的功用。它還把我一個人提到一羣人的中間，因為我是和千千万萬的人一樣地承受着它的

恩惠。我知道當濃霧鎖住了遠近的山峯，和那不聽流水的聲音再也看不到的嘉陵江，有多少人懷着一顆相同的喜悅的心，高興地迅速地投身到工作之中。這個偉大的工作，需要萬萬人的力量，它即將完成了，可是還需要力和血。

沒想這樣的霧，也能得着諸君的一份鍾愛吧？拋開了那印在白紙上的黑字，讓我告訴你我們有更大的工作，它需要我們萬萬顆的心結成的一顆心，它需要我們萬萬隻的手臂結成的一隻鉄掌，它需要我們萬萬人的血匯成一條澎湃的洪流，沖去恥辱，沖去一切的桎梏，沖去我們的敵人。

廿八年十一月十七日，黃桷樹。

有版權

霧及其其他

靳以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一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八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定價四元五角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六集 第十六冊

隨糧代徵	遭遏	秘密的故事	利娜	使命	荒	三月天	魚汛
高詠	金魁	舒羣	巴金	李健吾	田濟	屈曲夫	宋樾
長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貝殼	夏蟲集	霧及其其他	囚綠記	投影集	沉淵	木廠	江南曲
莊瑞源	繆崇羣	靳以	陸蠡	唐叢	林柯	鄭荻帆	王統照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雜文	戲劇	長詩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三十七年七月再版

单价 · 40

